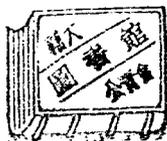


天神譜



A 21

此書由
輔方
後
現由本館
部負責保存



天
飛
譜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年重印

江南主教姚准

上海慈母堂活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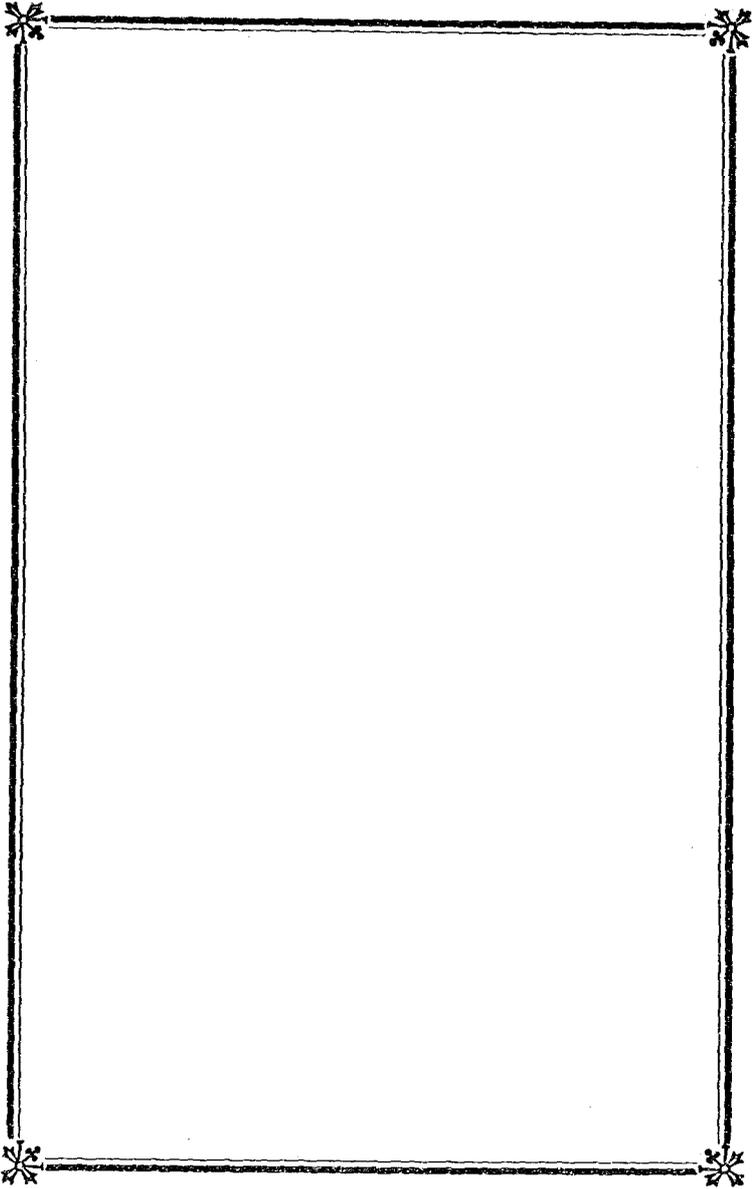
序

大哉眞原。無聲無臭。生靈蠢造。宇宙宰制。八埏亭
毒萬彙。飛潛動植。今古文章也。其爲物也蠢。故列
品爲下。聖賢士庶。地輿住持也。其稟性也靈。故列
品爲中。推而上之。則有天神。具體淵微。不著形色。
才力超異。智慧絕倫。邀殊寵。居尊位。瞬息萬里。不
勞舉趾。施雨蒸雲。易如反手。等分九品。職判三軍。
或恒侍天庭。趨承主旨。或散布寰區。掌握物類。天
下帝王卿相。士農工商。無一不受其恩澤。人若受

其惠而不知報謝。問心何以自安。以故凡爲生靈。皆當感戴。而吾國在教之人。罕知天神之德。自來作述諸家。亦未有天神專論。言念及此。深爲慨然。去年秋。逢護守天神禮日。予念掌益聞錄。已六載於茲。報章雖已廣行。而僻壤荒陬。究難遍及。思所以盛傳之法。莫如乞助於天神。於是主前立願。欲著書一卷。用彰天使洪功。自是凡有餘暇。輒涉獵西史。每見天神事實。輒譯而存之。繼又分類別門。成三十首。先之以論說。繼之以故事。所述往迹。慨

見鮑郎第氏聖人列傳。考察既嚴。信而有徵。措詞從清淺。欲使淺學者共知也。論理取簡易。恐奧旨難于領會也。嗚呼。天神眞我師傅。終日提撕。畢世陰護。回念生平。多蒙厚澤。清夜思維。能無感泣。欲報之德。何以上陳。茲將此卷獻呈。用當心香之祝。尙祈捍衛至終。謝君恩于福域。至益聞錄之增盛。與否。惟汝天神主之。

光緒十一年六月耶穌會後學李杅問漁氏識



天神譜目錄

實有天神 見一張

天神受造 見七張

天神記數 見十三張

天神秩序 見十九張

天神性體無形 見二十五張

天神膺寵 見三十二張

天神明司 見三十七張

天神欲司 見四十二張

天神行止 見四十九張

天神大力 見五十五張

天神出言奏樂 見六十張

天神遏制邪魔 見六十五張

天神掌治萬物 見七十張

天神護守國都 見七十五張

天神制人神形 見七十八張

天神攝教守堂 見八十三張

天神護守世人 見八十八張

天神愛人 見九十四張

天神恭拜聖體 見一百張

天神助人致命 見一百四張

天神悅人濟困 見一百十一張

天神引人善禱 見一百十八張

天神衛人貞德 見一百二十二張

天神助人行路 見一百三十張

天神責人過惡 見一百三十五張

天神喜人改惡 見一百三十九張

天神助人善終 見一百四十六張

天神接魂歸天 見一百五十二張

記天神辣法額爾事 見一百五十六張

敬天神善法 見一百六十二張

天神譜

實有天神

天神之名。散見聖經聖傳。其旨謂天主於世初。造成神體。靈慧過人。才能兼備。其品位亦出於世人之上。聖經名之安日祿。華文譯之曰天神。古時如德亞人。得聖賢真傳。咸知天神。屢現于亞巴耶梅瑟諸人。是爲天神真証。降至耶穌誕生之世。有異學士撒都叟輩。將此理迸而去之。不信天神。并不信死人復活。是說之謬。不難以經言辨。蓋聖詠第一百三章。達味禱天主曰。汝造天神與以神體。聖保祿致厄勃來人書。引用此語。以天神爲天主之使。致高勞生人書。又謂

上座等品天神。皆天主造成。教皇殷諾增爵第三。在辣德郎地方。舉行公議。言天主於太初。兼造神形兩性。神者天神是。形者世人是。人雖有形。兼具神體。前聖人如奧斯定。額我略等。講道著書。屢論天神美妙。是天神具在。更不可疑。今聖教中立敬天神禮。敬天神會。亦實有天神之明証。夫天主造物。愈似其妙體。則愈顯其光榮。乃天神爲靈明無像之神。最似天主妙體。則天主旣造萬物。必須更造天神。斯可全萬物之品彙。茲列往事數則。或記天神救災。或記其保人性命。或記其警人之心。援人之困。凡此皆實有天神之証。故譯錄之。

埃及國公當定城。有富家子。名花爾高。性猛悍。不受拘束。惟恭敬護守天神。至誠且切。曾立願以敬天神故。終身不道虛語。後與鄰人某甲。細故相爭。逞一時之忿。竟將甲擊死。無有知者。屍親疑甲爲花爾高所斃。控之當道。有司召花至。

花以前願不可違。一訊便供。無稍推諉。事聞上游。定讞以斬決抵。越日有司率營兵押送市曹。觀者羣集。環立如堵牆。刑役舉刀將斬。見一天神侍立。怒目相向。不准下手。監官以爲怯也。易役以進。亦如之。又易役。又如之。卒有死者。親人以此爲詐。大抱不平。呼曰。我能殺之。官曰。可。貿貿然往。所見亦無異。天神曰。斯人以敬我之故。鞫受典刑。弗以虛語逃罪。何忍殺之。速詣大吏前。乞赦其罪。屍親曰。諾。遂退。雖幸無恙。然已心膽俱寒矣。衆人皆知有異。祈大府宥之。乃免。厥後花爾高入院靜修。多行功課。卒以疾病而終。

有一老人名瓦勒齊。欲赴撒爾臺搦島。相隔一海。非巨艦不可渡。乃約日與多人乘舟以去。甫出口。風浪大作。舟子失色。支持不數刻。人力已窮。初而折帆。繼而斷舵。卒則雨水盈艙。飄蕩于汪洋。顛簸於風浪。萬死無一生之望。舟子與諸

客均乘小艇。搖漿以去。行無何。爲大風所翻。盡葬江魚之腹。方衆人入艇時。瓦勒齊獨坐艙中。未知其事。及出。見衆人皆去。惟己獨留。號泣搶呼之慘。自不待言。無奈。任舟所之。惟待斃而已。往來波浪中。已六日夜。風猶未息。舟中糧食俱爲舟子取去。無一粒存。老人益窘。號咷大哭。求天主速絕其命。禱畢。有天神數輩。自天降下。與其食。兼爲其駕舟。行二十三日。始抵埠岸。

依西巴尼亞國。有紳士某甲。統袴翁也。其隣某乙。出身貴顯。娶婦美而賢。凡遇甲於巷井間。每片言相語。互問起居。是亦尋常事。無足異者。詎乙屢屢見之。疑妻有染。積恨日深。不可解。遂挈妻往別墅。命妻作書請某甲來。妻不肯。威逼之。不得已而舉筆書曰。氏今在墅。請命駕來晤。氏夫因事遠行。尙不知何日回。書至。甲不之疑。命僕人秣馬。當卽啓行。將至。遇一人告之曰。君將有性命危。姑待

此以汝表衣與我。予將披而入墅。少頃卽出焉。甲然之。遂解衣與之。其人跨馬而入。甫下馬。乙之羣僕。抽刀奮擊。其人昏暈倒地。衆僕以爲斃矣。棄屍廁中。圖滅其跡。有頃。其人出。還甲表衣。示身上重傷。詳告其故。且云。我乃護守汝之天神。因汝日誦聖母經。敬我。故有此報。甲聞言驚怖。乘馬馳歸。不以告人。惟感謝主恩而已。翌日。甲往聖堂謝主。乙使人探視甲家。曾否知甲死。使者聞甲在堂。不之信。往視之。果然。乃奔告某乙。乙訊知其故。大悟前非。求恕於甲。自是善待其妻。不敢少生疑竇。

聖儒良傳教於孟斯地方。士民投誠者日益衆。國君名譚芳燒。聞聖人奇功懋績。心實企之。冀得一晤而後快。飭人往倩之。聖人允焉。當日卽行。甫抵宮門。偶有一瞽目人。坐於門側。聖人畫一十字於目上。頃刻卽明。君聞之。大喜過望。迎

聖人於階下。行賓主禮。且請教焉。聖人叩謝不敏。晤談良久而出。既而又往宮中。與王語。王待之以禮。比回道經官獄。衆犯誼譁。同聲乞赦。以爲聖人言於王。無不獲也。聖人回至宮中。一再懇恩。王不允。及返。迸左右。閉戶祈主。久而始已。聖人祈禱時。有一天神降入獄中。盡釋囚人而縱之去。王知天神所爲。弗之禁。且稱道弗置。

撒勞尼爲包老尼國司庫大吏。生平貪婪性成。聲名狼藉。惟恭敬天神。幾竭餘力。年旣老。患病將終。親友侍床側。聞大聲如雷。几案俱爲震動。衆人驚懼。鼠竄紛紛。無一留者。逾時撒老尼喚妻子入房。流淚告曰。頃者余聽天主審判。罪當下獄。魔鬼已拘執予矣。幸天神嘉彼額爾。偕數天神同至。將邪魔驅而遠之。爲予代求天主。容我再生數日。料理靈魂大事。天神囑予。速補前愆。所有應償之

歎。一一清還。予生平積不義財。今將家資均分爲二。一還國王。一歸某某諸人。有清單爲證。爾子女輩。有爾母奩產。可分而用之。予自五十年來。所得俸糈頗巨。然已用爲養家費。并爲敬天神耗去矣。爾曹不可以予爲法。惟有一事可爲爾等告。予素敬天神。故今有救靈之福。言已。流淚如雨。哭泣失聲。旋即清理諸務。領受聖事。閱八日而終。

天神受造

天主之外。別無無始之物。天神先無而後有。確實無疑。惟受造於何時。先哲每存歧見。希臘聖人。如罷西畧額。我畧納齊盎。基所第阿尼削等。皆謂天主未造天地。先造天神。故天神另列一區。不與世界相連合。然他聖人概不以爲然。聖奧斯定謂天主第一日造世。卽造天神。又云。梅瑟記天主造光。天神卽寓於光。

中。聖多瑪斯言天神受造。不先于宇宙。蓋天地萬物。成一大統。天神亦在其中。不宜在大統之前。子然獨立也。出師經第二十章云。天主於六日間。作天地海洋。及其所載之物。然天神天所載也。則其受生於六日中。從可知矣。辣德耶公議會云。天主于太初兼造神形兩性。既曰兼造。似非先天神而後天地矣。至其受造之所。聖多瑪斯與諸學士。皆謂在天。因受造之所。當稱其本性之尊。乃天神之性。遠超世人之性。故宜受造于天。以示區別。厄日基書言天神初造。居主福域。又謂自主山被逐。然福域與主山之名。聖經往往用以稱天國。則天神受造于天。又一証矣。或問天主造天神。用材料乎。且次第造成。非瞬息竣事乎。予曰。天神乃神體。非材料所能湊合。故其自無而有。爲天主獨擅之奇。未嘗假手于他神。既爲天主獨擅之奇。欲千卽千。欲萬卽萬。祇須意中欲之。不賴絲毫之

質。頃刻間造神無算。豈如世人作事。逐漸竣工哉。茲述故事數則。雖爲類頗殊。然皆天神實蹟。故錄之以爲天神受造之真憑云。

聖人顧德培生有膂力。總角時。好與羣兒舞。蹲蹲不已。手足兼施。頗得鶴舉鸞迴之勢。年八歲。與羣童至郊外。頓覺技癢。乃奔飛踴躍。逞快一時。旁有一孩。年三歲。正容告曰。汝後日將爲主教。如今日所爲。豈稱司牧之職哉。當以端重勝人。勿可以馳騁勝人也。顧笑受之。未介意焉。是孩大哭。百計莫慰。顧許以改絃。易轍。孩乃收淚而去。自是顧不與羣童戲。莊重端方。見者詫異。未幾。患足病。寸步不能行。僵臥床褥。歷久不愈。一日家人舁至門外。使觀望以消遣。一人騎白馬至。訊何故在此。顧以患病答。其人下馬。診視曰。無妨也。以乳漿和麥麩。蒸熱而敷患處。自必痊愈。如法敷之。果驗。知其事者。皆謂騎馬者。乃天神借形。旣而

有修道數人。乘舟取薪於小島。及回。將抵岸。颶風大作。舟爲飄蕩。自近而遠。幾入大洋。觀者皆失色。哀泣之聲。通霄達漢。然莫如之何。該處與顧之屋。相去不遠。顧聞聲奔至。長跪地上。默求天神垂佑。求未已。倏忽反風。猛浪悉止。修道人得慶生還。顧之功也。後率羊若干頭。放牧某野。至夜。同牧數童俱睡。惟顧德培獨醒。靜禱田間。忽見天神多名。擁一靈魂升天。光耀之大。爲人世所無。詢之。則曰某主教之魂也。問之同里人。謂某主教果于是日去世。顧稍長。奉父命。騎馬至某處。瀕行。未嘗用膳。將午。道經某親串家。乞草料若干。餵馬。已則仍不食。稍歇又行。至暮無投宿地。覓得一茅棚而居之。以棚上乾草一束。餵馬。已則跪求天主。偶聞窸索聲。昂首瞻觀。見手巾包一。自樑木垂下。啓視之。則饅頭一枚。熟肉少些。取而食之。不勝欣幸。後入修道院。專司接客。一日晨起。天大雪。樹綴瓊

花野飛弱絮。忽有一美少年。突來門首。顧速之入。急取溫水。洗其手足。旋往廚中取物。瞬息遽出。已不見其人所在。細視屋邊。雪上並無人跡。遙望之。亦杳然無踪。說者謂此人爲天神無疑。顧功德日進。遐邇聞名。衆人推爲主教。昔日童子之言。至是始驗。

聖利愛味紙會爲阿斯譚地方大公塾之教習。一日友人設讌。高朋盈座。利亦與焉。席間。門丁報少年一人。在門外請見利君。主人出迎。則不下馬。惟欲見利而已。主人入告。利卽出。然已不見其人踪跡。訊之旁人。皆云瞬息卽杳。不知其所之。及返。座後墻坍。椅桌擊成齏粉。如利不出。早已遇災。論者謂少年人非他。乃其護守天神。所以喚利出座者。欲援之于性命之危也。

西人李法爾杜久居隱修院中。因戀念世榮。寸衷恒鬱鬱。思之久。決計潛逃。不

與同人修別禮。先置俗衣一襲。以便易服而出。瀕行。一天神下降。引李法爾杜至空墳破塚間。歷觀髑髏骨殖。寓目驚心。頓悟世榮虛幻。遂悔恨前非。堅志功修。終身無懈怠。

戴阿陶祿聖巴高米之高弟也。夕間方熟睡時。天神喚之使起。戴速起。天神曰。隨予行。于是步亦步。趨亦趨。同至聖殿中。見明光逾白晝。衆天神環立成行。莫計其數。戴驚怖甚。進退維谷。嗣有一天神引至聖臺前。一人狀貌端莊。納物於戴口。百味俱備。食而甘之。俄頃明光息滅。諸天神魚貫而出。戴亦言旋。

一千五百二十四年。日爾曼與比利時國。瘟疫盛行。人民死者日以千計。當道心爲焦灼。無可如何。請司教率衆百姓。公同祈禱。特求彌額爾天神垂佑。自禱之後。地方安泰。其神效之速。不啻影響。

西國某處有修女院一座。名聖女高來德院。一日天神作行人狀。至門求宿。冀免凍餒道旁。守門女答以無地可容。且院中貧乏。無以供一餐。蓋往某處修院。必有以欺待也。行人曰否。我奉命來此。不敢他往。守門女堅不允。行人曰。幸弗拒我。如不我憐。請以聖婦亞納之故。加惠于予。守門女素敬聖婦。聞是言。不敢復拒。乃納之外廳。且進餅水少些。行人稍嘗卽止曰。我奉命來此。當告諸修女一事。請喚之齊來。女長允其請。率衆女至外廳。行人曰。爾院中貧困已極。屢斷炊烟。當特敬聖婦亞納。則不惟衣食有恃。而神恩亦源源至矣。言已。自懷中出亞納像。置之几上。遂于衆女前隱迹。一閃如電光。至是始知其爲天上神云。

天神記數

聖經祇言天神之多。不言其實數。達尼厄書第七章。謂千千天神。奉事天主。萬

百千天神。近侍天主。若望默照經云。天神之數。千而又千。古聖若伯嘆天神之衆。曰。天兵之數。詎可計耶。聖第阿尼削與聖多瑪斯謂天神多於世物。猶言多于物之族類。非多于物之細數。否則樹葉之衆。砂粒之繁。虫蟻之夥。皆不及天神之數。於理未免窒碍。聖額我畧謂天神有限而靡窮。有限者。因天主必知其數也。靡窮者。因人莫能計算也。超性學士引證頗多。茲畧譯數端以資推論。一曰。天主造世。欲其盡美。物愈美。則生愈繁。如天象美于世物。其光耀巍峩。亦大逾于世物。乃天神尊於天象。具體無形。不能以寥廓勝他物。則當以繁衆勝他物。據是以思。其數必多。二曰。路加聖史第十五章。耶穌謂人有百羊而亡其一。必舍九十九羊以尋覓。聖盎博路削伊辣利盎解之曰。牧羊者耶穌是。一亡羊世人。是九十九羊天神。是。果如斯言。天神之數。九十九倍於世人。不亦盛歟。三

曰天堂一大廷也。高廣勝于世界。其在廷之神。亦應既美且多。斯稱天廷之貴。乃世界卑陋。居世之人。林總尙然。况天廷之天神乎。四曰古今萬民。各有一護守天神。大抵出自末二品。然則護守世人者。已如其衆。而其餘未守人者。更幾何乎。雖然天神之數。多不可計。而天神顯行之事。有可考証。茲畧述二三於左。

耶穌會司鐸顧納谷。生平最敬天神。凡遇獲罪危機。天神必諄諄預告。早爲經營。俾德日增。而過日寡。卒入天廷之選。天神之善導奇矣哉。

羅瑪有大土墩一。俗呼亞弟崙墩。當教皇大額我畧在位時。該城瘟疫盛行。死亡枕藉。積屍如山。不可計數。疫將止。有一天神立于亞弟崙墩。手執大刀一柄。鮮血淋漓。旋于衆人前。收刀納袋。示不復用。蓋以明天主已霽威息怒也。

聖類思公撒格始修道時。院中貧困。無餬口資。事聞于聖人。入房求主。甫畢。一少年叩門求見類思。類思出不識其人。并不言其何自來。祇以金錢若干。納聖人袖中。當卽不見。

天主降生後四百餘年。西利亞國有聖人名亞立山德。講道行奇。化人甚衆。內有紳宦一人。名蘭婆羅。聖人知其徇俗。難冀善終。乃勸其盡棄所有。入山修道。蘭婆羅曰。盡棄所有。我妻若子不將餓死乎。聖人曰。天主曾諭人。先求天國。他物自然來。豈任汝飢餓死耶。蘭曰。洵如是。願一試之。聖人曰。可。翌日引蘭婆羅及其妻子僕從數十人。同入深山。身畔不携一粒粟。蓋欲天主賜食以驗聖經之言也。行至日暮。力甚乏。旅店人烟俱無踪跡。蘭恚之。聖人跪禱片刻。見一人驅驢至。驢背負二筐。滿裝饅頭茶蔬。熱氣蒸蒸。似頃出釜者。蘭一再環顧。茫茫

數十里茅舍且無。安有熱物。且驅驢者。安知我儕至此而預爲之備乎。正疑慮間。人驢俱隱。轉瞬成空。始知所得係天上物。驅驢者爲天神無疑。

聖亞保勞向居曠野中。多行功課。既而出。勸有志之人。同入山中修省。當時有少年五人。願受業爲徒。遂棄家前往。恒以祈禱齋戒爲事。後逢耶穌復活日。因嚴齋日久。枵腹難堪。欲稍加飲食。而乾餅菜蔬外。別無餽口物。聖人謂五弟子曰。爾輩宜求天主賜之。亦以驗爾輩愜主聖意否也。弟子對曰。小子不德。曷敢求此。願夫子求之。聖人曰。諾。求甫畢。忽有數人匆匆抵至。各出菜品多事。味美而色新。非近地產。且成熟尙未及時。安有此物。其人出門。一轉瞬間。已不見。論者謂是天神降世。可信哉斯言。

第阿格來西王。禁教甚嚴。國中信士。紛紛遷避。內有名厄剌斯慕者。大德人也。

因避難故。匿踪于利邦地方。先後七匝歲。容身無立錫地。夜宿深林。日行崗阜。所需飲食。每由天神給與。蓋天神特佑之。不啻好友之時來過訪也。至第七年冬間。空際發聲曰。厄辣斯慕。速返爾本城。厄如命返。逢人講道。感化孔多。事聞于王。詔提厄辣斯慕來京。一再廷訊。堅不肯教。王命重杖數百。仍不改意。無奈誘以利祿。亦弗聽。王命設一油鍋。舉火燒之。一天神與厄辣斯慕。同入鍋中。變熱爲涼。未損毫髮。王命拘于獄。嚴禁給食。封閉重門。勿任人出入。時至夜半。一天神降獄。發光如晝。將鑊拷等具。盡釋之。謂厄曰。出往意國去。勿復留此。翌日。王命提厄。已不知其所之。厄至西爾米地方。講道勸人。無少畏憚。瑪西米王聞之。大怒。拘厄于獄。天神又降釋之。引往剛巴尼城。自是以至去世日。天神日與饅頭一枚。以爲其終日之需。卒以疾終。

隱修聖若望。潛居曠野。中凡十年。絕不與外人相過訪。每閱三日。天神遞來食物。納若望口中。味甚美。食後不飢不渴。洵人間未有之珍。

西國醫生名伯勞平者。本異教人。嗣聞天主教名。決意悔悛。投誠歸正。惟于耶穌十字架功勳。心常猶豫。以爲于理有所不合。一日入彌額爾堂。初無他意。顧之下。見總領天神。顯形于祭台上。手指十字架曰。自耶穌被釘此架。無論天神善人。皆用十字架顯行奇蹟。子何故疑之。伯勞平素患足痛。諸藥無靈。至是病忽痊。以後不復作。蓋以堅其信也。

天神秩序

天神共分九品。曰至愛者。曰普智者。曰上座者。曰統權者。曰異力者。曰大能者。曰宰制者。曰宗使者。曰奉使者。此九品之名。俱見聖經。依撒依亞書第六篇。有

至愛者名目。厄日基書第一篇。有普智者名目。保祿致高勞會人書第一篇。有上座者名目。統權異力。大能。宰制等四名。見保祿致厄灰西人書第一篇。宗使者之名。見如達書。奉使者之名。見古新二經。觸處皆有。聖人第阿尼削暨近代學士。皆謂九品合爲三軍。至愛。普智。卜座者。合爲上軍。統權異力。大能者。合爲中軍。宰制。宗使。奉使者。合爲卜軍。每品有一首領。合九品三軍。則有總領天神。卽彌額爾。是經文稱彌額爾爲三軍之帥。職是故也。按聖多瑪斯之說。不惟九品相衡。懸殊特甚。卽同品天神中。妙體寵恩。亦不相等。耶穌於聖經有云。婦人生子。無有大於若翰者。然大國至小之天神。猶天於若翰。則天神中位列前茅者。其稟性之美。膺寵之隆。更何如乎。按天神最著名者。有三。一曰彌額爾。譯言誰似天主。凡天主大顯尊榮之事。每使彌額爾下降。故名。二曰嘉彼額爾。譯言

天主勇力蓋其所司。乃承行天主極大事功也。三曰辣法額爾譯言天主神醫。世人有神形大病。天主特遣此神來治。故名之。九品之名。各有意義。奉使者以受使爲常事。今護守世人者。大抵出此。宗使者品位尤尊。雖亦受使而不屢焉。異力者惟天主顯行大蹟。往往用之。大能者專司遏阻邪魔。勿任其誘人過烈。宰制者。於他神出使時。贊助行功。速臻妥善。統權者。管轄屬下之天神。如宰臣之攝政事。卜座者。奉行天主之令。俾賞罰分明。大彰主義。普智者。認主至明。知理最博。至愛者。愛主至切。故其神情篤摯。加烈火之炎炎不息也。茲述往事數則。以明天神奉命來世。確有真據。

意國納波里府有高山一。傍海。陸聳然挺立。自麓至巔。一徑相通。腰間有大峒一。聖人加德祿與安當能同處峒中。日以默禱爲事。一日二人出峒。禱於山

岐見火燭一枚不知何自相距僅數步之遙後不見是夕二人同夢一少年美麗絕倫自言爲彌額爾天神命造小堂一座令人敬禮二人醒後各述所見合如符節乃知示夢者爲天神無疑於是庀材闢土築一小堂嗣因來朝者日衆改建大堂垂四百餘載然後坍塌

聖梅內來生於安儒地方自幼靜修不與俗事父欲爲之擇配梅屢辭之父不允不得已夕間遁去至彙來地方求進修院掌院納焉功修七載諸德超羣一夕熟寐天神來喚者三梅驚醒曰何人喚我乎天神曰予奉天主命諭爾偕撒味尼同往阿物爾榻地方卽前日遇見院長戴阿斐利之地俟我抵彼面告爾當爲之事翌晨梅亟起就道果至其地疲甚倒地遽寐未幾天神至告曰天主之意欲汝在此建堂恭行祈禱天主將助佑汝勿以無貲爲慮聖人亟造一院

多立奇勳。迨德備功全。天神來告終期。然後卒。

聖巴戴爾尼爲伐諾地方主教。總王第阿格雷禁天主教。禁嚴。主教本願爲主致命。第恐門下士。信心未固。難期有始克終。因欲遷避他方。以待安謐。然事關重大。不能決。夜間跪求天主。禱甚哀。一天神現身曰。爾禱已上升天國。天主命汝率衆弟子。避居厄齊地方。該處多深林。無生人跡。可安處焉。聖人亟往。日夕以祈禱爲務。所需飲食。皆待給於天神。歷時殊久。直至國王弛禁而後回。

聖巴高米隱修於荒野中。曾至戴盤恒地方。虔心求主。良久。聞空中發聲曰。巴高米。卽在此處設立修院。後有多人。識破世俗之虛。願靜修於此。宜以予親諭之律授之。聖人仰首探望。見一天神手執一書。欣然持贈。受而讀之。則修道規例也。厥後聖人暨數弟子往某島。刈取蘆茅。用以製器。力旣乏。避至僻隅。獨坐。

求主一天神降諭曰。天主之意。欲汝以恪守規律爲先務。聖人曰。祇遵規律。祈禱之功。毋乃太少乎。天神曰。規律爲衆人設。不得不就簡去繁。彼深入修途者。必以祈禱爲樂。不待言而自禱。何必拘以繩墨乎。

味少辣德致命聖女也。其妹某。自幼貞靜如神。不與羣兒嬉戲。一日隣女若干。倩往某處玩遊。正聚談間。聖女之妹忽仰首觀天。笑容可掬。口不出一語。旣而曰。吾見天上榮。我聞天神樂。斯真佳境。外此何足云樂哉。言未已。流淚如雨。越數日卽死。

尼各老安特老西家有數頃田。及別墅一座。在某河之畔。每至仲夏。挈妻若子。同往避暑。一日安特老西之幼女。年僅六歲。獨行阡陌間。一天神來現。與言愛主事。歷時頗久。自是年日長。德日進。童女而有賢嫗風。又一日天神攜其手。引

至天堂上。拜見天主。徧視諸神。謂女曰。天主天神。不亦美乎。往時天神之數。不止乃爾。因若輩中有不愛天主。反敢辱主者。故天主罰其下地獄。當知愛主最福。不愛主殊可憫焉。又引至九品天神中。謂曰。此間高位多虛。待信人之切愛。天主者。已而引回世上。道經六氣五星。深資神益。女性謙。家雖富。操作躬親。自往河濱汲水。一日天神助其舉桶而上之肩。

天神性體無形

古人講天神之性。未能如今日之詳。故聖奧斯定及致命儒斯定等。皆謂天神雖無肉體。然別具一身縹緲淵微。如清氣之不可以目力及其所用食物。亦非酒肉之類。蓋別有天糧。用之常生不老也。原古人所以誤會之由。大約因聖經記天神降現。言其行走馳驅。與人共食。故卽以形軀擬之。殊不知天神寔無軀。

幹確有明証。聖經稱天主曰神。述天神之事亦曰神。然天主無身也。則天神亦無身可知。聖保祿致書于厄灰西人云。我儕所力攻者。非有血肉之身。乃生于天上之惡神。路加聖史載耶穌至日叻撒地方。有附魔之人。前來乞救。耶穌問曰。爾爲誰。魔曰。我全軍也。聖賢解之曰。當時以六千人爲一軍。邪魔自稱全軍。因此人之身。有六千魔依附之也。一人之身。而六千魔依附之。其必無形而能然耳。古今聖賢。除數人之外。皆謂天神無像。致命依納爵稱天神爲無身之性。聖額我畧尼舍諾稱天神爲無質之物。聖達米盎稱天神爲智慧之體。不爲元質所染。聖經謂人性下于天神。使天神亦有形軀。雖精粗有別。不與人同類乎。蓋人之所以爲人。不以精粗分品彙。惟以其有身與魂也。有身與魂。俱爲生人。則使天神亦有肉身。亦當稱人無疑。難者謂經記天神行走。此非有身之據乎。

曰否否。天神多能奇事。瞬息間可以清氣成軀。外貌與生人無異。而實則如傀儡然。轉運斯動。非與神體相合結也。或問天神永不消亡乎。曰然。天神無軀。不能傷損。不須衣食。弗畏風霜。其在此在彼。亦非如世人佔地。惟才力所在。卽神體所在。在此處。不在他處。在此方。不能兼在他方。惟天主全能。可消滅之。而天主必不爲此。故天神永生也。

聖婦方濟加羅瑪人。生平得天主異寵。除護守天神外。又有二天神隨侍。教之。不啻師傅。聖婦有一子。年尙幼。功德已崇。渠終時。有垂危某童女。見二天神送其靈魂。上升天國。閱一載。某夜。聖婦之幼女依榻斯。在襁褓中。忽見白鴿一口。唧蜜燭。燃以火。飛行幼女之前後左右。已而隱滅。聖婦知係天神顯跡。特不知何故來現。頗以爲憂。翌日之夜。天將曙。房中發大光。見亡子顯容。美麗逾昔。一

美童子。隨之而至。聖婦忻喜無似。伸手欲抱之。詎捕影捫虛。一無所著。問子在
天得居何位。所行何事。曾念及生母否。子對曰。吾輩在天。享見天主妙體。喜樂
無似。無瞬息憂。惟願合天主聖意而已。兒現在上品天神中。此美童子卽上品
天神也。予奉天主命。來言吾妹依擲斯。亦將去世。日後上品天神。常護佑吾母。
直至死而後已。後依擲斯果死。上品天神隨侍聖婦。身長如九歲男孩。兩手交
胸前。日常仰望上天。髮作光線色。垂至肩上。身穿長白衣裾。及足背。長衣外有
套衣一領。如六品祭服。或作白色。或青色。或絳色。足行泥土中。不染纖塵。聞人
出惡語。天神卽將雙手掩面。聖婦偶蹈微愆。則天神退遠數武。不與之親近。及
悔過補贖。乃相好如前。凡魔鬼至。天神祇搖首而魔已竄遁。聖婦于夫故後。入
修女院。天主又遣一大能天神。追隨護佑。其權力大于上品天神。凡魔鬼至。不

必搖首。祇須瞑目一視。魔卽遁去。其容貌之美。明光之大。較他天神有過之無不及者。

聖亞利齊主教。因事遠行。經杜耶斯河。未濟。大風作。波濤如雪練。舟行隨波。無術捉篙。止飄蕩間。一浪突至。將舟拍于山麓。砰然一聲。中分兩段。時亞利齊立于船面。若有人陰爲捉携。躍登海岸。然月黑夜昏。無由他往。遂踰躋小石上。終宵謝土。天方曙。岸上有人見之。遂攀援而上。其未埋魚腹中。亦幾希矣。

聖人味督貴家子也。父名伊辣思爲參政大臣。味督自幼入天主教。家人未有知者。一日求主堅其信。一天神現形曰。天主命我保護爾。直至死後方止。毋多慮也。味喜甚。自是功修益進。潛德日彰。事聞郡守。致書乃父。命誘子背教。味不從。且講道勸人。信從者日衆。官怒。捉味督面鞫。重加杖責。後發交乃父訓責。伊

置備一室。極精華。陳設珍物。藉資悅目。令味督入而閉之。味知父意。欲以外物移其志。乃求主垂佑。弗爲世俗所迷。求已。室中發大光。七天神同時顯現。異香撲鼻。遠達戶外。人以告伊辣思。趨至室外。自門縫間窺之。果見天神。惟光耀過烈。雙目爲之喪明。伊大哭。且出怨言。不旋踵。閤城紳宦皆至。一時來家探問者踵相接。郡守亦聞報而來。親率諸紳。往禱于邪神廟。然伊疼痛依然。無纖毫驗。無奈。求救于味督。味畫十字于目上。雙瞳卽炯炯大明。舉家忻喜。惟伊辣思固執如前。仍欲斃子。一天神降見于信士毛特德。令率味督逃至海濱。別求安土。毛與味果往。一天神已駕舟以待。登船後。破浪迎波。頃刻濟渡。俄頃船與天神皆不見。後味督傳道于羅瑪。爲當道所擒。以致命卒。

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保利尼城大火。市房被焚者。幾至半城。天主堂與多明我

會修院亦與焉。火至聖女高來德修院。二天神降下。驅火燄而遠之。乃免。翌日善士某甲亦曾被焚者。因事往該修院。與女師相語。自述其窘况。且云。予家契券亦焚去矣。何況其他。女師曰。昨夜丹燄滿城。有少年一人。携一小箱至。謂君所遞寄者。今猶在內。可出焉。甲曰。當時我想爾等必遭火患。雖有箱。豈肯寄于爾院乎。女師出而示之。則果甲之契券箱也。于是感激流淚。嘆曰。此箱非天神不能寄。快哉幸哉。

聖納阿斐德生。僅九齡。其母見白鴿一。與聖人相語。聲韻朗徹。當時知其事者。皆以爲天神借形。後聖人入阿靈伯山。亦白鴿導之去。山中有一穴。爲猛獸所踞。天神逐猛獸。棲聖人于穴中。每日進食少許。無飢渴憂。閱二年。聖人出山省親。以其應承之產。散布貧人。又閱三年。天神引聖人至省會。見大府。明言己爲

天主教人。大府怒。疊用酷刑。直至致命。

天神膺寵

或問天神受造時。卽得天主聖寵乎。曰。聖人如盎博羅削。日羅尼莫。額我各等。皆謂天神初造。卽受超性寵恩。若望經第八章。耶穌謂魔鬼不踐實德。聖奧斯祿解之曰。實德非他。聖德也。有聖德。必有聖寵。則天神早有聖寵明矣。聖奧斯定謂天主造神。同時賜寵。斯言尤爲確切。竊謂元祖受生。卽膺殊寵。况天神更貴於人。而受寵反後於元祖耶。超性學士。概謂天神得寵。稱其本性之美。蓋性愈美。則寵愈多。寵愈多。則天榮愈大。理所宜然。聖寵外。天神又得助行之寵。蓋所以助其弱。俾得立超性功勳者也。何以言之。曰。凡升天見主之功。皆越性力之上。不特世人須有寵佑。而能立功。卽天神亦需聖寵相助。譬如人性能走。不

能飛。必須天主。或神鬼加之異力。乃克自舉騰空。世人立功。亦類乎是。本性祇能行本性之事。不能行超性之功。故雖天神之尊。亦必需超性恩佑。然後能行。惟按前聖之說。天神立功。爲時甚促。因天神立意。不煩一再思維。見理卽明。知理卽決。于受造後。念天主之尊。而信之。望之。愛之。敬之。并專志誠心。願從天主之命。是爲天神之功。旣立功。卽得天福。不稍遲緩。其時有自信尊威。不服天主令者。天主罰下地獄。是爲魔鬼。茲不具論。天神旣受奇恩。其所以報德也。不特全心感戴。尤在奉事趨承。恒聽天主指使。此一說可以數事証之。

聖人阿賚利英國高奴驛省人。少時就傳讀書。學行並進。同里皆重之。後入山修省。不與俗事者有年。名聞於王。召入宮禁。令爲諸內臣儀表。聖人不以富貴驕人。克復謙沖。更深於往日。王大器之。欲請教皇授爲主教。聖人懼。遁跡荒郊。

默求上佑。禱之久。天神降諭曰。阿賚利勿恐。予將護助汝。升任乃天主意。不可違也。翌日出山。至某埠登大舟。駛至亞毛利島。聖人登岸。不知所之。往荒山中祈禱。數日不輟。一夕天神又現。告曰。此地非爾所宜。速往海濱。見舟卽乘。可至應至之地。聖人如命就道。徑抵勃爾竹榻地方。講道宣猷。化人無算。後升主教。教澤流行。壽至百歲而卒。

聖女瞿第勒之母。未分娩前。以不知將生之孩。能否救靈。深以爲慮。一夕夢生一女。忻悅甚。然以不知以後如何爲慮。求主憐之。正愁悶間。一天神來慰曰。毋懼。爾將生女。自幼熱心事主。賢慧軼羣。不多年後。卽離塵世。膺天上榮。後聖女誕生。果合神言。

聖基堂爲邦保時地方院長。有少年修士一人。名若望。端雅謙沖。功修出人頭

地。一日諸修士同在園中。基堂亦在焉。忽有一天神從天下降。徑至若望前。告曰。天主善僕。勉哉。不久將與我同享真榮矣。無何。若望果卒。合天神之言。

天主降生一千一百餘年。高勞擲省有男女二修院。相距約三十里。男院中有聖厄爾孟居焉。女院中有賢女依撒伯爾居焉。一日天神謂依撒伯爾曰。宜速卽整備一切。因起程在邇矣。賢女知起程云者。乃逝世之謂。因問天神曰。予將先厄爾孟去世乎。天神曰。然。但爾死。他卽隨之。賢女問厄爾孟果大德人乎。天神曰。然。賢女曰。予聞彼會中不少偉人。豈厄爾孟獨稱翹楚哉。天神正容曰。他善士果不少。然同院中無有神形清潔。謙忍慈毅。如厄爾孟者。未幾賢女果亡。閱日聖人亦死。

聖方濟各誕生後。循例受洗。是日有一行人登門。作求濟狀。見嬰孩在傭婦手。

乞懷抱片時。備婦却之。乃請於方濟各之母。允焉。遂抱孩胸前。畫十字於右肩。還其母曰。此兒將步大聖踪跡。厥德崇洪。彪炳普世。邪魔嫉其生。欲斃其命。宜加意撫養之。言已。其人不見。

聖尼各老刀冷弟諾人。父母以年老無子。祈禱甚久。卒有一天神夢中命二人速起。往拜米爾地方尼各老聖堂。既至其地。祈禱移時。仍不出。乃宿於堂中。時至深夜。聖尼各老發現曰。汝二人奉天神之令來此。今天神委我特來告汝。將生一子。宜以我名名之。是子將修道爲司鐸。生平奇蹟紛繁。顯証其聖德。閱九月。聖尼各老刀冷弟諾生。

聖女高隆罷生於利亥底地方。初生時。一鄰婦聞有聲喚其啓戶。亟出視之。則見大車一輛。無人推運。自能行走。車上有美少年數人。環立一周。中有童像一。

上有金圈。插火把七枚。由三少年擎舉。瞬息不見。該婦人知少年乃天神借形。童像係新生女朕兆。乃趨至聖女母前。告曰。爾女係天主所福者。母訊知其故。忻幸倍常。聖女受聖洗時。有一白鴿。飛翔頂上。洗畢。以喙納聖女口。旋即飛去。見者咸相詫異。及長。天神屢屢來現。曾引聖女赴耶穌受難聖所。川澤山林。昭然在目。有曾至其地者。聞聖女所述。累黍不差。聖女在堂祈禱時。屢與天神語。旁人聞其聲。不見其身。蓋天神之尊。非凡目所能瞥見也。

天神明司

天神具無形之體。其知理達義。爲事之所必然者。或云天神之明司。卽係天神之體。是說非是。蓋天神非常念一事。而體則常存。則明司非卽體也。譬如人魂悟事。出於魂之本性。然悟爲其德。性爲其體。不分于迹。而寔別于用也。惟天神

顯悟遠勝於人。人有懵昧之時。天神則時常明徹。人有不思之候。天神則常用其心。自受造之初。以迄于永世。善神常見天主。常念天主。無瞬息止。此明証也。聖奧斯定謂天神悟事。非逐漸進推。然一息之間。兼思諸事。因天神常見天主妙體。卽因天主妙體。燭照事物。如人之照鏡然。凡物留印鏡中。一望便明。不煩探考。雖然天神欲注念一事。亦可次第研求。重加審察。惟天神注意一事。與世人異。世人由此達彼。屢次探求。始悉事之底細。天神則無論何事。或用其本性之智。或由天主妙體之照。皆得一目而知。澈底窮源。不遺毫末。且凡本性事理。天神不能誤認。惟事關超性。本力難知者。則天神亦能歧視。然天主特加神佑。不任善神致誤。或問天神無事不知乎。曰。按聖奧斯定及他聖人之說。天神明知己性。及所受恩寵。其知一。九品天神。彼此交通。相知有素。其知二。天神未立。

功勳。用本性之力。已知造物有主。妙美無窮。迨得超性神恩。享見天主本體。則萬福充盈。中心飽德。其知三。人魂無象。能知有形之物。天神才智更奇。必能洞悉形物。其知四。後來之事。其出于天主。或世人意。欲行而行。無一定不易之理者。天神不能預測。其餘天象世物。勢所必至者。天神早已探明。其知五。世人隱衷。如果毫末不形。天神不能窺見。若容顏舉止間。稍示端倪。天神卽明其意。其知六。凡超性妙義。雖已見于事。苟非天主默照。天神不得而知。故耶穌在世時。邪魔徒深疑慮。究未知其爲天主否也。

按以下數事。皆記天神訓人之舉。但先有明司。然後可以訓人。卽其外。可驗其中。是亦証道之一法。願閱者加之意焉。

聖人舍羅斯丁在生時。教會多艱。教友被拘者頗衆。一日聖人入獄。講論至理。

昂在獄信人。堅忍至終。弗爲縲紲移志。宣講約一點鐘之久。觀聽者見七天神。携篋衣一領。披聖人肩背。光明如皎日。講已。別有一天神。自天降獄曰。舍羅斯。丁今而後我常侍爾。不復離矣。時有管獄官之妻某氏。病舌絞結。不能言。已六載矣。聞聖人宣論。赴獄觀之。見天神顯現之奇。萬分忻服。俟聖人講畢。跪地求教。因不能言。惟揮手以示意。聖人憫焉。高聲曰。如我言皆實。求主療愈。此婦求未已。氏卽語言。呼曰。福哉。舍羅斯丁乎。信汝言者。皆福人也。汝言不由汝出。乃天上之妙音也。方汝宣道時。予見一天神舉書一卷。置汝目前。故得讜論。乃爾人若不信汝言。真愚昧極矣。管獄官見妻舌忽療。感戴不勝。夫婦同歸正教。聖斐耳滿入修院後。晉四品神爵。生平從未讀書。然講論天主奧義。源源不絕。口若懸河。並不差累黍。飽學之士。往往聞而異之。以爲未讀書安能悉聖經真

者屢有人詰問聖人。從未吐實。卒有一密友。一再訊之。聖人曰。如我在生時。爾終不告人。則我將以實告焉。密友曰。然。矢不食言。聖人曰。某日余誦經時。突來一天神。美貌絕倫。挈予同坐而語曰。予奉天主命。將與汝徘徊數日。予聞言心悅。知爲大神無疑。于是日日至。教予聖經奧旨。予本愚魯。無學不才。至是耳順心通。默會無遺。故能講道勸人。無稍執滯焉。

聖雷瑪格勒當格耳地方主教也有少年一人。名德羅唐。家事頗豐。秉性殊蠢。不能記書籍。素願晉司鐸。苦無文學。于是切求天主。歷久不弛。許願出資建大堂一座。天主悅焉。遂遣天神告曰。爾所求各事。天主已垂允。速詣當格耳主教。彼將指示爾焉。德羅唐亟就道。未抵主教署。天神已告主教。相見之下。喜不自勝。主教遣德羅唐讀書于梅斯地方。學業大進。先後如兩人。無何。果晉司鐸。出

資建聖堂一座。特敬斯德望聖人。卽在此處。傳道化人。功勳日盛。卒列聖品。福女物老尼格皮納斯高人。嘗夜間默思耶穌苦難。忽見大光入室。明如白晝。旋卽滅。如是者連三夜。物老尼格恐此光爲邪魔所爲。心切憂之。求主勿任惡神暗算。厥後心中萌一念。欲往荒野苦修。然不能決。因夜深求主。昏黑無光。一天神忽現。輝耀逾恒。謂物老尼格曰。毋恐。予天上神也。爾室前夜奇光。果係天主所賜。惟入山隱修之意。出于惡鬼。慎勿從。言已而去。多明我會有修女若納少失恃怙。孤苦零丁。無訓導之者。修女自云。予所以知要道。勤神業。并能保全清潔終身。無大罪者。皆護守天神默啟之功也。

天神欲司

聖伯多祿謂諸品天神。願見天主尊容。旣曰願見。其有欲司明矣。聖經載天神

獲罪。被譴下地獄。夫獲罪。非欲司不可也。則天神有欲司。又明矣。按欲司與明司。功用大異。明司所向惟理。欲司所向則美善事物。意向懸殊。截然不混。且明司之用。在先。欲司之用。在後。蓋必先知事理之美惡。而後欲司取舍之也。天神操縱從心。各隨所欲。天主未嘗相強。惟天神立意。有迥異於世人者。世人識見頗微。辨理必煩思索。決一事。往往再四躊躇。天神不然。一見便明。瞬息定奪。一也。世人於意念外。又有知覺之動。所謂情慾是。人心棄善向惡。往往出此。天神則祇有意念。絕無情慾。二也。世人未見天主。罕知其妙。故愛主與否。亦出其自願。若天神則常見天主妙體。明知美善無窮。欲不愛主而不可。三也。世人多過。皆以立意之偏。天神常見天主。常愛天主。常欲合天主心。不能獲罪以辱之。四也。或問天神既有欲司。必有所愛。然其所愛維何。曰。明見天主本體。全心切愛。

之一也。自知稟性美妙。念在茲。釋亦在茲。二也。凡物必愛其同類。而天神尤甚。故九品中互相和好。無異朋儕。三也。世人爲天主所造。天主所贖。苟得升天。與天神同享天福。天神推愛主之念。兼愛世人。四也。按天神愛主愛人。可以理推。亦可以形迹驗。茲列故事數則。用証天神愛人之切。明見於實蹟焉。

亞巴郎妻撒辣之婢。名亞加爾。緣爲撒辣所責。不別而逃。行至荒野某井側。天神降慰。訓誨諄諄。亞加爾始肯回里。與主婦相好如初。

聖味增爵阿斯加地方人。晉陞六品神爵。會達雅王殘虐教民。多不勝記。聖人亦被逮焉。官令背教。聖人直斥之。乃加以重刑。肢體爲裂。皮肉俱破。又舉火燒其身。疼痛不可言狀。刑後。仍拘監中。俟後日再訊。監屋低而黑。不見日光。晝夜無別。地上鋪碎瓦。使囚人坐臥其上。無瞬息安。味增爵至此萬苦叢生。殊爲悶

頃刻間。監中發大光。破瓦變爲香花。天神若干。繞侍身側。慰曰。勗哉味增爵。天主助爾忍刑。已備榮冠於天上。不久當脫離斯世。與我同享天榮矣。少頃。氣絕而終。官命投尸海底。不旋踵。天神移屍岸上。教友乃迎葬之。

聖人雅各伯日爾曼人。修道於聖多明我會。德與日增。功高山斗。邪魔甚憾之。視其祈禱時。猛着祖鞭。施害萬狀。聖人含忍自甘。不與爭辨。一日被擊甚。身神俱憊。一天神降下曰。天主忠僕。宜堅忍至死。恆求主佑。後世之榮。遠逾今世之厄。勗哉。

聖教初建後。二百餘年。諾肋府主教名瑪西莫時。羅瑪總王廣行虐政。聞有奉天主教者。輒令拘拿。聖人年臻耄耆。自問精力就衰。不能受箠楚。乃委其任於斐利斯。亦賢德人也。已則匿跡山林。冀免刑戮。無何。斐利斯被逮。信人同遭窘

難者。指不勝屈。斐利斯在縲綫中。一夕。役卒盡睡。天神下降。發光如晝。將鑿梲等具。按手而開。謂斐利斯曰。起。隨我行。毋畏。於是安步出獄。直至署外。門皆大啟。不見一人。既出。天神告曰。瑪西莫。飢臥深山。將不起矣。速往扶之。斐利斯初疑爲夢。至是始知爲天神借形。益加慄肅。惟不知瑪西莫何在。惟隨足而行。尋至某山峒。見瑪西莫。僵臥石上。昏迷無知。僅存殘喘。少許。斐利斯感甚。扶之不起。呼之亦不答。思欲灌救之。而餘瀝且無。何況他物。斐跪地求主。未片刻。見樹叢中有葡萄一綴。肥且熟矣。摘以啖之。瑪西莫數咽而蘇。喟然曰。吾弟來何遲耶。天主曾默告我。爾必來此。初不期若是之晚也。斐請老人覆於背。已則反手禦之。踉蹌就道。不覺重滯。若有天神陰扶之者。未幾。已至本堂。深感天神之德。後斐利斯又被提拿。差役緝之甚嚴。不得已。藏身僻地。無一人知。惟天神降

慰屢屢。並不覺寂寥艱苦。

聖安德肋撒祿者。希底地方人。自幼去家。依武員戴阿烏德爲隨。價戴見其聰慧。令讀書。不久能解文字。有閒。便讀列聖傳記。喜不釋手。夜間獨起誦禱。習以爲常。一夕。正靜禱時。房門大動。若有人猛擊之者。撒祿懼。急升榻上。藏身衾褥中。不敢作鼻息。久之得一夢。見黑人一隊。醜陋不可言狀。挺立大場。前有美少年甚衆。衣白且麗。黑人中有軀體巍峨者。容貌猙獰。令人起粟。大聲曰。予爲今古巨擘。無往不利。無欲不遂。誰敢與我敵。請來前。時無有應者。少選。一白衣少年。操金冠三頂。至撒祿前。撒祿疑爲出售者。訊價值幾何。少年笑曰。盡天下金銀。不足償一冠之價。蓋此乃天上榮冠也。惟攻彼黑人。乃可得此。撒祿曰。何如則可以攻之。曰。是不難。祇須用十字聖號。并全心依賴天主。不少猶豫。斯可勝。

之撒祿曰然。遂如法交戰。大敗黑人。少年人卽以三金冠與之。且慶賀焉。及醒。撒祿知天主意。欲其棄俗攻魔。立功以膺後世福。隨卽遠遁。單衣赤足。行乞度生。終日以默禱爲務。某年冬。北風大作。天奇寒。凝冰厚數寸。加以雨雪連旬。一望皆白。撒祿無容身地。初詣他丐棚中。乞與烘火。羣丐力逐之。嗣見一犬臥簷下。欲與之同臥。冀得呼吸之溫。犬驚躍而走。無奈。流淚大哭。以爲窮困至斯。九死一生。惟有待斃而已。無何。覺肌膚少煖。筋脉活潑。雙目亦炯炯明矣。翹首一視。見天神借美童子形。站立於前。問曰。爾知在何處乎。對曰。在幽暗中。至是空中有聲曰。引彼至福樂之地。令其安度兩主日。然後返。言未已。天神引撒祿至一花園。珍奇全備。花卉鮮明。爲世間所未覩。并無飢渴寒熱晝夜之弊。閱十四日。一天神謂撒祿曰。今當回世矣。俄而醒。仍在前所。

天神行止

天神有居處之所。信而有徵。瑪爾谷經第十三章。耶穌謂世人不知公判時日。卽在天之神。亦不得而知。是天神以上天爲本所也。路加經第二章。謂天神旣報牧童。卽升天國。是天神會降世也。瑪竇經第二十八章。謂天神降自穹窿。將掩墓巨石。推而去之。是天神曾入墓也。若望宗徒。謂惡神下獄。在天之座已虛。是惡神實在地獄中也。由是類推。証據尙多。可見天神有行止之所。非縹緲無踪。亦非無地不在。何以言之。天神爲實有之體。當有實在之所。不然。無所在。卽無所有。烏得爲天神乎。惟天神在某處。非如形物。無上下左右之別。故不佔地步。絕無度量。有時以才力施於物。卽視外物之大小。以觀其致力之遠近。譬如靈魂之於肉軀。本不佔地。而其才力之用。四體百骸。無微不至。此人人共曉者。

也。或問一天神能同時兼在數處乎。曰否。天神爲有限之體。爲一不爲二。在此不在彼。不能兼在數處。爲理之所必然。或問數天神能同居一所乎。曰以有象之界言之。雖一隅之細。亦可以居數神。故一人之身。曾附數千惡鬼。若以無象之區言之。則數神不能同在一所。因同在一所。卽彼此相入。混合不分。非天神所能爲。何則。通透神形。惟天主之力能之。他神不能僭越也。或問天神亦行動往來乎。曰。聖經言天神升天降地。不行動。何以升降。惟其舉止。不與人同。人有軀幹。重滯殊甚。故行走常緩慢。若天神則無論何方。瞬息立至。雖雷電之疾。亦不能比其萬一。聖奧斯定謂天神承行主命。如響隨聲。捷於一瞬。故雖命在先。行在後。而其供命之速。幾難分先後。雖然。天神能疾行。亦能緩作。試觀以下數事。而知天神之行止。固不可以人事擬矣。

聖巴德利斯年十六。爲海盜所擒。售於依蘭脫島。爲某宦家收豕奴。粗衣糲飯。苦不盡言。聖人順承主旨。平日大齋。恒行禱功。天主寵之。閱六載。聖人跪禱山上。遙見一少年人。衣白如雪。坐于峯上。呼曰。巴德利斯。爾虔禱大齋。甚悅天主之心。將援爾脫患矣。來。挖掘此窟。得金錢若干枚。可贖汝身焉。贖後速往海口。一舟滿載以待。乘之可歸故里。聖人問君爲何人。對曰。我乃天上神。名得勝。奉天主命。護守爾。後日爾有作有爲。予將代爲經營。聖人如命掘窟。果得金錢數枚。取以贖身。綽有餘裕。旋即束裝就道。航海不數日。已抵家鄉。親鄰咸頌手慶。閱數日。夢一依蘭脫人。楚楚衣冠。登門致禮。袖中出一函。啟視之。則曰。聖巴德利斯。速來做島。此間億萬姓。皆待汝解懸。比醒。聖人籌思轉輾。不知此夢之由來。問於天神。對曰。詣高勒地方。將有人傳道於汝。及至。遇聖人日爾孟。一見傾

心收爲門下客。授以聖教諸奧義。歷十八年而學成。後往都爾地方入修院。矢願修道。未幾。仍詣日爾孟苦功日進。齋戒益嚴。旁觀皆鄭重之。一日魔鬼誘以貪饕。一再縈懷。糾擾不去。聖人偶然被惑。竊取豕肉一片。匿木桶中。意欲乘間食之。已而天神顯形。作少年狀。額腦皆生一目。聖人異之。天神曰。前目見爾外功。後目見爾隱惡。頃者爾藏肉桶中。予豈未之知耶。爾爲修道人。可如是作爲耶。聖人聞言愧悔。伏地大哭。淚如雨下。良久不起。天神慰曰。起。爾惡宥矣。居無何。前往羅瑪。晉陞主教。後天神引至依蘭脫島。傳道救靈。立功無算。卒列聖人之品。

西人盜毛拿隱居某修院時。一日諸修士與彌撒禮。詣臺領聖體。盜見一天神。侍立臺旁。書修士之名於冊。時有未至者數人。將其名塗沒之。盜不解其故。亦

不敢問。閱三日。未至者。猝病俱亡。始恍然知塗名之舉。非偶然也。

聖人高特辣。年未免懷。遽喪生母。無所依。一天神日進乳酪。親爲喚咻。既成立。信志奇堅。卒以致命邀天福。

昔羅瑪王虐害教衆。有在教孀婦。名儒利亞者。智而賢。家資豐厚。無衣食慮。惟以當道禁教爲憂。因遷居鄉曲中。所携惟一子一女。無他傭。子名若望。年僅十三。每日往左近小堂祈禱。一日正默禱時。天神降現。作行人狀。就而告曰。如畏天主。不敢違誠。當避世絕人。潛修實德。否則物慾移人。難于自守也。若望然之。歸告其母。亦卽首肯。遂約日遠行。至曠野。得一深井。久涸無水。遂居焉。閱四十日。粒不下咽。天神往告隱修士某。與若望餽首一枚。以延殘喘。若望深感主恩。立志益固。歷十餘載。恒住井中。苦身克己。迨功德全備。天神引一隱修士名格

利西者前來井上。與若望同居二日。第三日若望無病而終。隱士掘地葬之。茲所述。皆隱士語也。

聖安當巴杜地方人。曾於本城修院中。居處多時。終日以講道施訓爲事。宵旰勤勞。專務淑人修己。某日作書一通。欲達總會長。請准潛居他處。以便專志祈求。書成。閉戶出。求急足一人寄遞。旋即入房。已不見書。再四搜尋。終不可得。聖人乃不復作書。以爲天主之意。不欲其他往也。居無何。總會長復書至。謂所請各節。儘可准行。候部署就緒。前往某修院可也。聖人捧讀之下。欣感無似。惟不知總會長何自得信。殊爲詫異。說者謂是必天神代遞之耳。

厄德羅畧地方。有婢女一名西笮。事主虔誠。爲使女中罕覩。一日入堂祈禱。久而忘返。時家中乏饅頭。急待西笮重煮。禱後歸家。正以無餅爲愛。見几上餅料

已成。祇須納炕燒之。人皆以爲天神之工。

天神大力

天主肇造天神。敬主之外。原爲救助生人。掌治萬象。苟無有大力以運物。難免束手興嗟。故天主於造化之初。卽與天神以才力。此固可以理推而亦可以蹟驗者。聖經載古祖雅各伯於梅少保地方。夕間與天神鬥。達旦而止。瀕行。天神將雅各伯腿筋。力摭一把。便僵木不能行走。古時如德亞人。自埃及國出。行至天主所賜之地。首尾四十年。徘徊曠野。恒有火柱雲幪。用資掩照。經紅河後。埃及人。洶湧前來。追入河內。詎不旋踵而天神下降。頓作雷霆。將埃及及全軍陷沒。車馬沉淪。古人日台抗殺羊作食。置橡樹下。行將祭主。一天神舉杖觸之。火自石出。一炬成灰。達尼厄爾爲惡王所獲。拘地窟中。先知雅罷哥欲携酒食往饋。

之。苦於不知何在。一天神握其髮。提舉疾行。瞬息至窟上。既與食。又携之而回。又達尼厄爾被官差投入獅圈。任獅吞噬。王親往加封。不容人暗助。翌日王臨圈外。問達尼厄爾無恙否。達尼厄爾對曰。天神來此。封塞衆獅之口。故得無害焉。既而釋出。果安好如恒。往時日路撒冷有大池一。天神間時下降。擊動水波。先入池者。百病立愈。耶穌嚴齋四旬後。邪魔來誘。携至高山頂上。又携至大堂頂上。聖躬七尺。一舉而升。經記耶穌復活後。天神下降。將掩墳巨石。推而倒之。宗徒斐利伯遇某吏于茄開地方。相勸之下。信志遽堅。乃同詣河濱。行聖洗禮。甫畢。一天神攜斐利伯至亞曹城。相去八十里。轉盼已臻。以上數事皆見聖經。明証天神實有大力。如欲以史中所載。一一述之。則非數日所能竣事。或問天神行奇顯異。出其本性之力乎。抑天主加以超性神力。故能致此也。曰靈蹟不

一其類。有一物忽變爲他物者。是爲上品。有仍是此物。而其效出于常例者。超性學士謂上品聖蹟。爲天主親製之功。其餘違常例之事。如興雲施雨。安石空中。阻止火力等事。天神本力。亦能使然。予曰無論何力。祇知天神肯助世人。已足深恃。蓋天神已或無力。必求天主親著其奇也。

聖味汪莘撒瑪利人。入教後。虔心昭事。言行可風。本主教器重之。遂授以司鐸之職。自是離棄家鄉。傳教于鄰近諸縣邑。一日獨行荒野。煙戶無踪。臥于石上。時至夜半。一天神喚之醒。命回帶撒勞尼地方。賴天主之靈。盡毀廟中神像。聖人曰諾。翌日入城。徑詣大廟。用耶穌名。望空畫一十字。頃刻神像倒地。粉碎如塵。聖人旋踵疾行。出城至鄉邑。會某公主被魔。挽救無方。天主命聖人往援之。乃復入城。驅公主之魔。而勸其受洗入教。公主唯唯惟命。痛改前非。一夕天神

命公主製燭臺祭器數事。貢獻教皇。公主亟用命。不日而成。敦請本城主教。及味汪莘同赴羅瑪進貢。二人允焉。爰分道而行。相約會于舟中。味汪莘先至舟。事聞于王。命官差追之。舟子倉猝挂帆。乘風駛遠。官差登小艇鼓漿疾馳。幾及矣。味汪莘求主矜全。冀免于難。禱未已。大風反吹。將小艇掀擱山礁。大舟則鎮定不動。誠異事也。既而主教亦至。見人舟俱杳。心甚感然。求主垂佑。天神顯形曰。以公主貢獻教皇之氅衣。浮于海水。身立其上。可浮至大舟焉。主教從之。與侍者一人同立氅衣上。如有人駕之行者。片刻卽抵大艦。自是破浪迎濤。行至羅瑪。天神之功也。

聖余格爲格羅尼院長。一夕二修士前來叩門。謂有急事稟告。聖人命入內。問曰。此美麗孩童。何自來者。修士答以未携孩童。且無所見。聖人知爲天神借形。

乃顧左右而言他。又一夜聖人宿聖堂側。其室甚小。天忽雷雨。大風猛作。室頂爲風飄去。加以雷擊堂頂。大木一幹墮入室中。聖人壓于下。似必死矣。詎翻去大木。見聖人依然熟睡。此非天神之佑。不克致斯。

聖瑪德辣爲院長時。有少年修士一人。名施保丁。曾列行伍。迭著戰功。人皆器重之。惟傲心未化。難符修道真旨。一日瑪德辣因事遠行。命施秣馬二匹。身畔攜某器。爲途中需用之物。施心滋不悅。以爲某器非僕人不攜。何竟以是委我。于是施跨馬先行。院長則踵之。甫行三里許。道經深谷。施墮馬入谷。崖石高數仞。不可階而升。鄉人見者。不敢往援。無奈。聖人跪求天主。卽有一天神抵至。衣裳都麗。不翼而飛。直下施處。攜其手。憑空提至岸上。在場者咸相詫異。已而天神告施曰。汝所以未死。爾院長之功也。戒之哉。日後勿復傲。順命宜勤。後不見。

天神出言奏樂

按聖多瑪斯及諸學士之說。天神在天。雖同見天主。而其知識才能。多寡不一。故居上品者。能以所知示次品。而次品又示次品。漸推而下。直至末品。下品之所知。上品無不知。故下品不能益上品之智。且天神中無論何品。皆能以言語相通。直陳意見。惟天神無唇舌。其言語不與世人同。論者謂天神妙用。在明悟與愛欲。其言相通。別無他號。惟以己意示他神。而他神默會。不啻世人。聞言悟意。領悉無遺。保祿致高楞底人書。謂天神自有語言。依撒依書謂至愛之天神。彼此呼籲。如達書謂彌額爾與邪魔爭辨。聖經又謂天神讚美天主。稱頌天主。凡此皆言天神呈示己意。以示愛戴之誠。非真鼓唇搖舌。作聲于耳中也。或問天神之語亦致近不可達遠乎。曰否。人聲之不能達遠。因必傳以氣。而及于人。

耳。太遠則絕。相近則傳。若天神之語不然。不著形跡。不爲地界所限。安有遠近之別。故天神不拘何在。能使他神知其意。且能私告一神。不爲他神所曉。何以徵之。曰。天神能專迫某天神。默會其意。而不迫他天神。不迫卽不察。不察卽不悟。此自然之理也。惟如何催迫。如何呈意。祇可以理推。不可以想象及。或云天神旣無口舌。安能奏樂空中。世人屢有所聞乎。曰。天神大才。能運動清氣。抑揚作響。使聽之者。悅耳娛情。久而忘倦。一若果有人弄笛吹簫。溫生寒谷也者。或又謂天神不必運氣。祇須動人之耳。已覺音律鏗鏘矣。二說皆可。合並存之。凡天神以言語告人。或歌誦經文。其技與奏樂同。不外乎運氣而已。

恩利格聖王道出波奕地方。繞道至茄爾剛。往拜彌額爾聖堂。蓋聞每七日天神一降。奏樂堂中。聲達戶外。故欲親聆其音也。入堂誦日課後。衆人皆出。王獨

留求主賜聞天樂。無何。見二天神至。整備祭臺。既而他天神踵至。爲數頗衆。卒有一天神光耀軼群。軒昂而進。殆卽彌額爾天神也。衆天神分列兩行。同聲歌詠。後有一天神。朗誦新經。畢。携書授王。令以口吻親書。王驚惶無措。天神曰。毋懼。王乃貼唇親之。天神瀕去時。手觸王腿。遂稍跛。蓋以證所見不虛也。

聖亞利齊一夕眠睡時。聞左近聖母堂中。大奏音樂。絲竹鏗鏘。洋洋盈耳。披衣往視。則見衆天神環立堂中。各奏一技。時間壁有某修士。聞亞利齊疾趨聲。知有異。亦起踵之。見亞在衆天神中。光耀之奇。爲人間所未有。修士懼。不敢入堂。立門外側耳聽之。有頃而散。

童斯當善彈琴。曾與友人言談時。懸壁之琴。經然自響。聞天神唱曰。福哉聖人。隨侍羔羊。昔日致命。今享天榮。

聖飛爾滿獨居山頂。某年彌額爾天神禮日。回本院聖堂。與諸修士同唱日課。畢。衆人皆出。飛獨留。默想天神榮耀。既而安步出。及門。聞天神奏樂。音韻抑揚。移人心志。已而回舍。樂亦隨之。飛喜不自勝。亟跪苦像前謝主。良久而止。

眞福須桑謹言慎行。事主虔誠。嘗心痛。且寒疾綦重。將不起矣。正奄奄待斃時。天神若干名。來房奏樂。且唱歌焉。奏已。一天神笑謂須桑曰。吾兄何弗與我同唱乎。對曰。往日予固善唱。而今已矣。命將終。何能唱和乎。卽能唱。亦不過牢騷哀嘆之詞。總不若君等之樂。忻喜可人也。天神曰。爾此病不死。猶將和我佳音。言已不見。須桑撫摸心上。則內恙已去。不旋踵而全痊。

聖傳爾帥修道有年。屢欲探問家族而未果。年旣邁。決意回家。率同院一人。束裝而返。旣至家。弟侄繞膝。爭相問好。多年離別之情。一旦洩之。喜可知也。傅年

老力衰。不良于走。浼同來者扶往村前。欲得一幽靜之地。專心求主。甫行數十武。倒地不省人事。人以爲病也。昇至鄰家。安置榻上。詎知非病。乃神遊天上耳。醒後自述曰。初見二天神携予魂。經一幽黑地。後至穹窿上。見二天神光耀異常。旋偕持劍之一天神。同咏曰。聖人功德。日進天主。顯示西盎咏畢。數千天神同唱一曲。音韻娛情。非口舌所能宣其萬一。又有天神奏樂良久。卒有一天神欲引予回世。予曰。不願回。天神曰。天主聖意如是。不可違也。遂醒。

聖方濟各保祿會建某處修院一座。工人輩挑泥挖土。竭力經營。將無用灰土。盡拋院前河畔。河故窄而小者。下流有水磨一。乘流水至。推運其輪。自河畔積土如山。河水歧流。磨不能轉動。磨主人窘甚。與聖人忿爭。聖人以告工人。工人置不理。仍復覆泥。主人忿火中燒。登修院門。請見方濟各司門者入告。則對以

少待。磨主約待四刻。尙不出。益忿。乃貿貿然逕往聖人室。及門。聞天神奏樂。頃刻變怒爲和。聽良久而出。復俟外廳。迨聖人出。則主人深謝不敏。且謂工人儘可置泥。我將移磨至海濱云。回至家。以所聞告子女。及聖人卒。主人之子。親述其事如此。

天神遏制邪魔

邪不勝正。盡人所知。惡鬼爲上主逆臣。理當爲忠臣所轄。聖人奧斯定額我畧等皆有此論。而聖人多瑪斯。又謂九品中最末天神。亦能制魔鬼之巨擘。末神如此。何況其他。聖經記天神勝魔之事。不一而足。默照經第十二章。載彌額爾與惡神交戰。大敗魔軍。多俾亞書第八章。記辣法額爾執爲崇之魔。放諸曠野。如達書第一章。謂彌額爾與惡鬼奪梅瑟屍身。聖人基所等解釋其事曰。梅瑟

死後國人敬之。幾欲拜爲主宰。故彌額爾携去遺骸。密置他處。惡神則欲人背棄真原。以梅瑟爲主宰。故力與之爭。必欲得屍而後快。然惡魔爲天神所敗。至今不知遺骸所在。達味聖詠第九十章言天主遣神守護。不使人顛蹶於途。聖若望又云。我見天神。從天而降。持地窟鑰。執大鉄索。將大蛇束而投之地窟。封閉其中。所謂大跣非他。路濟拂爾是也。據是以思。天神之權。無往不利。世人多難。何不想其扶持歟。

聖施諦利恒居石柱上。晝夜不卜。曾于默禱時。見東方忽明。光作紅色。圍環如一圈。中耶穌在焉。右有彌額爾天神。左有嘉俾額爾天神。足下彩雲積累。巍峻如山。施諦利遙拜再三。欽敬耶穌。旋見耶穌三降遐福。賜荆杖一枚。以爲權柄之號。日後驅鬼逐魔。唯施所命。頃刻荒野數十里。一望皆墨。細辨之則邪魔也。

大都喘息而奔。紛紛遠遁。時有數人立柱下。見三天神侍聖人側。謂曰。前此爾驅除惡鬼。俱賴我儕聲威。今而後汝自受神權。不煩我儕致力矣。同居諸修士。以該處多瘴氣。不良于生。故決計他徙。施勸阻不得。悶甚。天神立顯曰。人棄汝。我不棄汝。弗以孤獨爲慮可也。一幼年人。被魔依附。諸法全施。終莫如之何。有一天神作兵士狀。告曰。速詣施諦利。必能救汝。幼者往焉。及至。該兵士先在柱旁。明示爲天神。幼者心益堅。知必能邀寵。繼以被魔事告聖人。聖人伸手畫一十字。魔卽遠遁。

昔有信士名路加。因與外教某姓有釁。某深憾之。密用邪術。置一物于路加榻下。俟其升榻後。惡鬼洶洶出見。怒目瞋視。露爪張牙。燐火忽明忽滅。瞬息萬狀。路加大驚。急呼其友。不之應。鬼奮擊之。益懼。乃哀祈護守天神。天神立降。壯其

膽令持棒擊魔。一一驅之。翌日之夜。魔復出。路加又擊之。遂不復至。語云。邪不勝正。信然。

聖女高來德最爲邪魔所妬。陰施技倆。謀害多端。不可以一言盡。某年聖女巡察某修院。道出某地。寄居某命婦家。邪魔忿甚。欲壞其屋而力驅之。聖女無所措。惟虔求天主矜全而已。禱至夜半。見一光梯。自天垂下。衆天神由天而降。分列二行。力阻邪魔施害。乃免。旣而聖女病劇。日間諸修女輪流侍疾。不稍離去。及夕。聖女命修女就寢。遂有天神踵至。侍立左右。無異生人。聖女臨終。衆修女咸聞天樂。并有天神往告他處修院云。高來德去世矣。

戴阿陶削隱修院長也。在俗時。天神攜入大廈一區。不知何在。滿座佳賓。均分二班。一班皆白衣人。一班皆黑衣人。兩兩三三。端容危坐。繼有一人自內出。軀

幹魁梧。遠出衆人之上。天神命與之搏。戴阿陶削固辭不敢。天神曰。毋恐。祇須起手。予將繼之。如其言。猛擊一番。賴天神之力。獲大捷。此人非他。魔鬼也。天神大力。于此可見一斑。

聖梅殷辣初居愛日爾山。嗣因來訪者。踵相接。不合修省本心。乃逃往他處。專志神功。邪魔憾之。欲阻不能。爰集衆魔于空際。累萬盈千。彌漫如霧。竟使日光不及聖人。聖人切求天主。禱之久。魔仍不去。且罵聲聒耳。聖人求主益切。卒見東方有明光自遠而近。光中有一天神。美妙絕倫。將邪魔驅散。慰藉而後別。一日有同志來訪者。言談良久。至日落西山。猶未倦。于是止宿焉。中宵起。獨坐石上。見一美童子。年約七歲。入聖人室。與之叙談。屬耳聽之。則聞其聲。不解其語。是又爲天神無疑。

天神掌治萬物

天神奉命出使。爲教中定論聖經記載甚詳。不勝枚舉。出師經三十三章。天主謂梅瑟曰。予遣天神爲爾先導。多俾亞書第十二章。辣法額爾自謂奉天主遣使。今當報命矣。瑪竇經第十三章。謂耶穌將發天神。收取世間陋跡。路加經第一章。謂天神嘉彼額爾實奉天主之使。創世記第十九章。載二天神奉天主使。傾覆蘇多瑪等五城。然則天神奉使。確有明徵。無容疑矣。按經傳之言。天神受使。品位不同。達尼爾書第七章。謂千天神奉事天主。萬千天神。近侍天主。夫一曰奉事。一則曰近侍。可見天神品秩相殊。其職守亦不一也。聖日羅尼莫額我略多瑪斯又多辣等。皆謂上四品不受使。惟下五品受使。此說與天神之名義相符。蓋九品之名。各有取義。適合其所司之事也。但聖賢中謂諸天神俱受使。

者。亦復不少。其說宗聖保祿。致厄勃來人書。謂衆神皆受使之神。然則受使者。不特下品天神也。二說不同。姑並存之。聖奧斯定謂諸凡形物。皆受制于天神。又曰世間形色諸物。皆由天神之權掌之。聖若望大瑪瑟謂地與爲天神所掌。聖多瑪斯謂以上馭下。理有固然。形物下也。神體上也。則天神掌治世物。理當然也。聖若望宗徒曾見四天神捕執四方之風。不任其翻山倒海。驚動萬民。又見一天神。取火置地。頃刻雷電齊生。地輿大震。又見一天神吹號作響。雹患頓興。又見一天神。甫吹一號。星降自天。熱于大火。聖多瑪味辣諾謂上天星象。各有一天神看守。故得於數千百年間。恒循軌度。纖屑無差。據是則天象世物。皆有天神宰制。洵非虛語。抑予又有說者。天神扶危療病。靈跡甚多。苟無有掌物之權。安能行奇如反手。茲故列數事以証之。

聖婦亞加大自幼賢淑。玉潔冰清。親族咸深憐愛。及笄適武員保祿。富且貴。聚處不多時。保祿以戎事遠行。久不返。第亞加大與傭婦一日常操作。專志神功。有好事者告保祿曰。尊夫人帷薄不修。人言已嘖嘖矣。保祿怒。奏准回家。及門徑登樓上。一見聖婦。便執而投之。窻外樓故甚高者。墜地必死。無生全望。幸墮下時。一天神攜至大河彼岸。且有明光一道。直達聖婦墮下之地。保祿目覩其奇。心始悔過。立願造聖母堂一座。并往拜如德亞聖地。七年始返。將及門。少歇大樹下。忽無病而終。

聖女依達依蘭脫。島貴族也。襁褓未離。卽有天神來現。明光充臥室。傭婦自外望之。疑爲火焚。趨入視之。則別無所見。惟大光逾日而嬰女之面。都麗逾恒。閱數載。聖女方熟睡。一天神降下。授寶石三枚。醒後不知其由來。殊以爲慮。天神

又降曰。三寶石明天主聖三。將特加恩寵于汝也。自是聖女亟請于父。欲去家修道。父不許。懇生母代之。亦不允。無奈。嚴齋三日。求主玉成。第三夜。天神告厥父曰。何不准爾女去家。聖神將親導之。俾臻大德。其所至之地。後日奉爾女爲主保。言已不見。晨起。厥父知天主命不可少違。乃催女速行。毋致後患。聖女求主明示何往。頃刻間。天神立現。命往某處山下。甫至。天神又現曰。宜于此地立修院。後之從遊者踵相接焉。勿以衣食爲慮。我當親濟之。不久果如所言。貞女之受業門下者。不知凡幾。其功德之隆。非片語所能殫述。

公斯當城有聖堂一。名彌額爾堂。蓋以敬總領天神也。信士雅基林患病甚重。諸藥罔效。將不起矣。謂其僕人云。爾曹昇我入堂。我將求于彌額爾。不賜速痊。則願速斃。生死殊途在此一行矣。僕人如命昇去。是夜宿堂內。至子時。彌額爾

降下。諭以蜂蜜。胡椒。葡萄酒。各少許。合于尋常物食而啖之。雅以天神言告人。咸以爲不可。雅不聽。如法食之。數咽之下。病果霍然。

聖依西陶祿農家者流也。日往聖堂中。誦經祈祝。往往移時而返。忘其耕務。曾有人見聖人在堂時。一天神代往田園。耕耨參牧。不知者以爲依西陶祿。而實則天上神云。

聖女儒厄德曾見十八天神。雙雙至前。携金繡衣一襲。披聖女身上。衣上飾寶玉。與聖若望默照經二十一章所載無異。已而引聖女至天主座前。其所言何事。則聖女未嘗告人。故人無知者。

有隱修士某。孤獨無親人。旣疾病。其護守天神。顯身侍奉。願復周詳。如是者數旬日。旣而他處。修士聞其病。前往奉事。及至。天神卽隱。絕不一見。病者慍焉。越

數日。謂他修士曰。諸兄往哉。君等未來前。天神常侍我。今不得見矣。言已。遽易贊其魂與天神偕去無疑。

天神護守國都

前聖賢推論聖經之義。謂天下各國。皆有天神守護。如聖經載達尼爾散步河濱。一天神來見曰。達尼爾。汝乃奢望之人也。當知波斯君。力阻余意。已二十一日矣。嗣有彌額爾來助余。余乃詣波斯國王。方余離王時。有額辣濟君踵至。今余當回原所。以便與波斯君相爭。聖日羅尼莫解釋是經。謂顯現者。爲嘉彼額爾天神。波斯君與額辣濟君。係守護該二國之天神。彌額爾乃護依撒爾民之天神。時嘉彼額爾欲引依撒爾民出波斯國。將大不利於是邦。故其守國天神力與嘉彼額爾爭辨。亦以見天神扞衛之切矣。達利王二年。先知襍加利見一

天神馳馬林中。又有若干神在後。在前者指在後者曰。此皆天主所使。巡行世上者也。在後之神應曰。吾儕行徧萬方。舉皆安謐。在前之神嘆曰。惟如達民不安。嗚呼。大軍之主。何時垂憫斯民哉。該民被困已七十年矣。聖日羅尼莫解曰。前神乃彌額爾。後神乃天主所使護守他國之天神。聖罷西畧謂各國皆有天神。確無疑義。聖額我畧納齊益亦執是說。古時天主命梅瑟引民出境曰。予使天神來導汝。佑汝於途。引汝入簡定之地。但當隨其行。聽其聲。弗違厥令。梅瑟死。若蘇亞代率衆民。沿途進發。行近日利各城。見一人掛劍前來。自稱主軍帥。告以攻城之法。不久。果陷日利各城。聖奧斯定謂此人非他。天上神也。經記瑪加勃攻西利國。有單騎者五人。自天而降。二人護瑪加勃左右。三人則飛火射電。大敗仇人。超性學士又有謂各省各府各邑各村。皆有天神護守者。茲不申

論姑存其說。以俟聖教之定評。

西史載戴阿陶西王。因波斯國王。無理興戎。入境侵犯。故集餉遣兵。親與波斯王相戰。奈彼衆吾寡。勢不能支。士卒聞信驚惶。咸爲股栗。戴阿陶西王多方振激。無濟于事。惟切求上主垂佑。用保全軍而已。時皮的尼亞地方。有教友多名。見天神下降。告以戴軍必勝。并令傳語軍中。弗以敵衆爲慮。旣而訂日交綏。鏖戰移時。敵軍果挫。陣亡者一十萬人。大半溺厄弗拉德河而死。

聖教史載將軍蓋納率兵入公斯當城。縱火焚掠。騷擾蒼生。至某宮前。見光降自天。綿長如彗。竊異之。然未介意焉。命衆兵縱火四周。持械直入甫及門。見武夫數百人。露刃以待。軍容猛烈。一望皆驚。不敢入。將軍怒。飭他兵踵之。所見亦然。遂退。將軍益怒。親往攻之。亦見武夫甚夥。乃整隊而歸。太史氏謂該武夫卽

護守天神。因當時宮中。並無侍衛在也。

保勞尼亞國王。名文賽斯辣素。以聖德聞。鄰邦強暴。屢屢興師來犯。保王患之。請與鄰王。單身相鬥。免傷多命。鄰王允焉。乃訂日從事。初交兵時。卽有天神降見。力助保王。游刃如飛。鄰王不能敵。遂謝罪而退。

意國位蘇物山。間嘗發火。吐燄至數里外。遇物必燒。頃刻卽成焦土。附近有村人名尼各老。最敬護守天神。以故搜索餘資。并求助于諸鄰右。購得一天神像。鑄以金。置諸門首。旣而位蘇物山發火。烈燄遠揚。近民紛紛逃避。尼各老亦逃。迨火熄而返。瓦礫荒場。比比皆是。惟尼各老之屋。屹然獨立。門前天神像。引頸挺身。若命火弗近者然。

天神制人神形

天神有制人之力。見於四事。一曰啟人悟。天神之職。以助人爲務。而助人之法。以啟悟爲先。何以言之。曰世人積德立功。希期天福。全賴明悟之指引。信德之燭照。然明悟不能常清。信德不能常切。故尤賴天神時切提撕。循循善誘。或疑而解之。或惑而釋之。或道不明而示之。或事不達而訓之。乃可以趨善避邪。日進於天路。然則天神既有助人之職。不得不具啟悟之才。按聖多瑪斯之說。天神居上者。能燭其下品。夫下品天神。不甚需助。尙且有在上者燭照之。况世人之明不及天神遠甚。反可無天神燭照乎。二曰激人欲。夫人行善作惡。皆由自主。非天神所能相強。然人心之善惡。根于情慾之盛衰。及識見之明昧。乃天神能息人慾。啟人心。俾向善如從風。嫉惡如仇敵。故天神雖不強人。實有鼓勵之力也。三曰阻邪像。人皆有想像之能。雖事在百里外。或數十年前。一轉念間。可

懸擬于寸衷。惟妙惟肖。歷歷如畫。惡則惡心生。美則欲心起。如此之像。時往時來。終日不知凡幾。苟非加意自持。往往爲其搖撼。考厥由來。概出記心血氣。天神知其害。引人不專惡念。又止人血氣之混淆。使不覺物慾之感。如是則邪像自息矣。四曰制人身。此事顯而易見。蓋聖經載若翰之父。襍加利結舌不能言。蘇多瑪人頃刻喪明。暗中摸索。埃及國人長子。一夕盡亡。哭聲徧地。此皆天神之力使然。是天神能制人身。可見一斑矣。按天神制人之舉。傾竹難書。茲特以天神扶病之功。畧列于左。蓋扶病亦制人之一端也。觀乎此而他事亦可想見。何煩贅述哉。

教士某。敬聖母最虔。平日屢誦曰。懷天主聖子之胎。福哉。育基利斯督之乳。福哉。如是者數年如一日。未嘗少懈。旣而病劇。昏暈不省事。將已唇舌咬而破之。

殊慘目焉。尋有人見一天神侍立牀頭。哀求聖母曰。斯人之舌。讚美汝有年。詎忍坐視弗救耶。俄頃聖母降。以乳漿數滴。沾教士唇舌。頃刻病若失。完好如初。披衣躍榻外。跪謝鴻恩。後入修道院。德業日增。臨終。聖母暨天神咸來迎迓。聞者奇之。

聖馬代徐西聖傅爾帥之高弟也。修道于會多勒修院。潛德日彰。同堂皆尊重之。馬謂受人之敬。最易長傲。吾將不進于德。反易傾覆矣。遂請于院長。欲獨往僻處。一室潛修。俾功德不揚于人目。院長初不之允。繼恐拂天主意。姑許之。聖人蒙准後。以不知何往爲慮。連日嚴齋。祈天主明示聖意。一夕夢天神降現。導馬出門。曲折盤旋。隨行良久。始至一處。疎林綠樹。環繞皆山。前有一渠。清可鑒人。旁有山澗及小徑。寂靜無聲。往來無人跡。洵佳境也。天神曰。天主之意。欲爾

在此修德。已而醒。馬怦然心動。跪謝主恩。晨起。以所見告院長。并請速行。院長商之老宿。皆以爲主意不可違。乃預備餼糧。及農具數事。令同人肩負偕行。馬傍水依山。循徑而往。不差累黍。既至其地。少坐。誦經謝主。旋于附近山上。砍木成材。築斗室二。一爲祈禱之堂。一爲坐臥之室。事竣。同人作別而回。馬則影隻形單。全心禱主。渴則飲水。飢則食蔬。如是者數年。如一日。既而疾病。湯藥俱無。惟待斃而已。一天神往告院長云。馬代徐西病篤矣。院長遣修道數人。携醫藥往視。在該處徘徊一二日。繼以病難速痊。祇留一人。餘皆返院。時英國剛刀盤利地方。有善士名吳茄尼者。衆人欲舉爲主教。吳力却之。匿跡荒郊。不敢出。天主遣天神告曰。某處有隱修士馬代徐西病劇。汝往加手馬頂。病當立愈焉。汝與馬同處。法其舉止之度。及祈禱之功。吳果往。療病同居。咸成大德。

聖女願尼公德爲闔院領袖。因克已過深。積勞成疾。奄奄床褥久之。一日聖女願飲葡萄酒少許。求之隣右。不獲。諸修女頗以爲悶。蓋以聖女病苦殊甚。欲稍慰之而不可得也。聖女謂修女曰。我妹何悶之有。若耶穌垂允我願。將求耶穌賜之。言未已。有不知名姓者一人。叩門欲入。納之則贈美酒二瓶。守門女携送聖女。取而嘗之。甘飴絕倫。非世間味。聖女問何人送來。對曰。不識其姓。其人尙在。欲往詢之乎。聖女曰然。乃趨至門首。詢所從來。其人不答。頃刻間。不出門而頓失所在。于以知酒自天來。投之者天使也。

天神攝教守堂

天神護守國家。已詳前論。夫家以教爲本。國以教爲基。天神旣護國家。尤必扶持正教。此不待言而知者。以故古教時。天神保護教司。頒示十誠。令人奉祭。舉

火燒牲。如此之事。不勝縷述。新教時。天神護教之恩。更出人意料外。聖若翰爲耶穌前導。天神預報其生。聖母懷孕耶穌。亦有天神來告。耶穌生後。天神往報牧童。惡王欲害耶穌。天神告知若瑟。耶穌三受誘惑。天神進以食物。耶穌苦禱園中。天神降來慰藉。聖身復活後。天神報告宗徒。耶穌升天後。天神下慰諸人。伯多祿被拘獄中。天神乘夜釋出。斐理伯化厄底要人。先受天神指使。保祿渡海。大風作。人舟將亡。天神降來撫慰。聖若望默照經。出自天神口者。比比皆是。綜此以觀。天神掌教。顯迹甚繁。聖盎博羅削謂攝教之職。天主委之主教。亦委之天神。誠哉斯言。前賢又謂每一聖堂。有一天神看守。竊謂此說未必盡是。然聖體所在。意必有天神隨侍。然則聖堂爲天神所守者。不可數計。又天主聖教。時被艱難。恒遭困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伊古以來。無時或息。苟無天神默佑。

能不傾覆一朝。乃皇皇聖教。至今日屹然獨立。堅固不搖。其受惠于天神。豈淺鮮哉。

日路撒冷爲如德亞古都。向有聖殿一區。天主寵幸特甚。迨如德亞人釘斃耶穌。天主絕之。其都城爲敵人夷滅。史載城將傾。人聞守護聖殿之天神。空際發聲曰。往矣。勿復居此矣。

聖人戴阿陶莫行經某鄉。該處有聖堂一。荒廢久矣。聖人欲行聖祭。苦無餅酒祭服等物。徒嗟奈何。天神鑒其誠。急爲經營。頃刻諸物全備。聖人乃獻祭一臺。天神輔之。旣畢。天神代置韁鞍。聖人乃跨馬而行。

天主降生七百七十四年。撒格霜地方。有營兵一隊。道經蒲利亞波村。內有教堂一座。爲教宗鮑尼法濟所冊封。該營兵素不悅天主教。因舉火村中。欲將民

屋教堂。盡付一炬。村人寡不敵衆。莫如之何。少頃。見少年二人。白衣如雪。游行聖堂外。威武逾恒。勢甚猛烈。營兵懼。鼠竄而去。聖堂斯得無損。論者謂二少年。係天上神。理固然也。

聖厄白辣建聖堂一座於厄因西滕地方。落成之後。請剛辣特主教。行祝聖禮。主教往焉。定期之前夕。卽天主降生九百四十八年。西歷十二月十三夜。時方子夜。主教獨起求主。聞新堂中。音樂鏗鏘。異常悅耳。立喚數司鐸同起入堂。則見天神若干名。光耀如日。或行祝聖禮。或咏經。或輔禮。良久而止。翌日。主教向衆曰。昨夜天神已祝聖此堂。不必再行教禮矣。諸修士俱未親見。故不之信。敦請主教行禮。主教堅辭不允。至午刻。尙未行禮。修士一再懇求。不得已。主教勉從其意。入更衣廳。偕衆司鐸披禮服。魚貫入堂。不數武。空際有聲曰。主教休耳。

此堂已祝聖矣。此聲衆共聞知。絕無疑義。自是遐邇傳言咸感天神之德。事聞于教宗良第八。特頒聖旨。准往拜聖堂者。得全赦一次。亦異寵也。

聖若瑟古彼底諾。前往亞西斯城。有大德女某氏。見聖人左右各有天神。與之同走。前往羅瑪時。行經某山頂。遙望勞來德聖堂。聖人謂其同伴曰。爾等不見天神陟降自天。連接此堂乎。言已。聖人舉身空際。離地一丈八尺。良久始下。益徵其所見非虛矣。

羅瑪總王公斯當入正教後。攻斥異端。不遺餘力。凡鄰邦有與正教爲難者。每征伐之。百戰百勝。所向無敵。道經亞納伯爾地方。因積勞過甚。深入黑甜。夢見一天神降現曰。余名彌額爾。天神之長。所司乃保護教友信德。大王屢獲勝仗。皆予默助之功。王醒。發帑銀若干兩。于得夢處。勅建大殿一座。名之曰彌額爾。

堂。士民往禱者。踵相接。所獲神佑。非終日所能竟述。

天神護守世人

天神護守世人。爲教中定論。聖經言之屢屢。各聖師衆口一詞。凡爲信人。不得不堅信其事。瑪竇經第十八篇。記耶穌指嬰孩而謂諸徒曰。爾曹弗輕視若輩。因彼之天神。常見在天聖父之容也。聖日羅尼莫解曰。各人于初生日。卽得一護守天神。故人之靈魂。尊且寶也。又解依撒依經二十章云。世人各有天神。乃聖經屢言之事。故確實無疑。宗徒傳載伯多祿出監後。徑往信人若望之家。叩門欲入。一幼女名羅德者。聞聲趨告家人曰。叩門者伯多祿也。家人弗之信。笑謂曰。非伯多祿。乃其天神耳。比啟。果見聖徒。衆人始喜。卽家人一言。可知當時信人。皆知有護守天神也。聖詠第三十三章。謂天主天神。環守敬畏主者。聖盎

博羅削謂天神護守之恩。不特善人得之。卽惡人亦得之。按聖基所之意。世間無一人無護守天神者。聖多瑪斯立論頗詳。大旨謂人生識見易昏。私慾易熾。苟無天神陰庇。安能日進于修途。又觀聖教中每歲舉行盛禮。報謝護守天神。如使天神未嘗守人。豈非真主正教。而反作虛妄事耶。或問外教人亦有護守天神乎。曰已受聖洗者。各有一護守天神。此事不容疑惑。若外教人民。有無天神護守。則超性學士論說不同。或謂人于受洗時。天神始至。不受洗卽不獲天神。故外教無有也。或謂世人之升天者。早膺主選。然前聖人言無論在選與否。皆有護守天神。乃未受洗者。不在選者也。不在選亦有天神。卽不受洗亦有天神矣。况天主大慈。遣發天神。引人于善。受洗者需天神助佑。未受洗者更需天神助佑。何獨以未受洗而遺棄之。此說頗爲切當。學士往往從之。或問天神護

人。至何時而止。聖老楞佐儒斯定謂護守天神。愛人。訓人。助佑人。凡坐臥行走。誦禱閱書。言語作事之時。常在右旁。不相離間。聖利高利謂人當私審判時。護守天神。亦侍于側。隱惡揚善。諉咎辭愆。盡其力之所能爲。然後已。聖婦方濟加曾見某人之魂。判下煉獄。其護守天神。送至獄門外。卽俟門左。直至煉靈出獄之時。按聖經載辣襍祿死後。天神携其魂。至亞巴郎懷中。然則人魂升天。亦天神引之也。聖多瑪斯謂世界窮盡時。衆人原身復活。天主令彌額爾及諸護守天神。共相扶助。不特此也。公審判後。善人永享天榮。其護守天神。亦與之異常相好。蓋世人升天。天神與有功也。若人下地獄。則天神永與絕矣。茲述故事數則。用徵天神護人。其真切爲何如者。

聖女費都音受天神之恩最夥。先後約二十年。默感顯言。幾于無夕不至。初引

其神情馳越。見諸聖人葬所。繼則引其身親出外。躬詣遠方。會遊羅瑪各聖所。及日路撒楞聖區。聖女見護守天神。作美童子狀。額上印十字。笑語相交。密如好友。并見本神師及友人之天神。狀亦如之。惟偶犯小過。則天神隱而不出。或作不豫色。俟聖女痛改前非。仍復往來如故。一日聖女與神師及近戚一人。相語要事。有頃聖女請兩人出。謂欲獨處片時。神師出而潛進。不爲聖女所知。蓋欲潛窺其天神顯形也。少選。天神果顯。週行聖女榻前。不與面晤。聖女曰。豈予又犯罪過而不屑近耶。天神曰否。因有外人在此。不愜我心耳。聖女聞知其故。請神師退出。乃得明見天神。聖女抱病臥榻。枕邊置一樹枝。帷中太熱。則以此枝撐帳。使涼氣入帷。一夕聖女寒疾甚。索樹枝不得。求諸天神。携至樹枝一莖。紅而潤。清香撲鼻。蓋天神曾取于某處大樹者也。孀婦某氏。聞天神顯現事。欲

親見而後快。求諸聖女。聖女允焉。乃令密伺房中。不旋踵而天神現。作童子狀。衣白于雪。容貌之美。爲世間所未有。婦一見神移。飲食不知味者累日。

聖女路撒利瑪人。爲天神所特寵。密與相交。聖女幼時恒入園中小室。恭默思道。專其禱主之誠。其母恐外人入。致有他弊。因每晚送女入室。後必以管鑰閉園。至夜九點鐘。親往啟之。引回就寢。如是者終年如一日。某日之晚。聖女祈禱未久。覺身子不安。請天神代啓園門。天神果至。舉手一推。門已洞開。聖女至家。母異之。但見面如土色。知爲乏力故。急命傭婦入市。買高國臘少許。以補精力。按高國臘係西國食品。作紫紅色。乾硬如餅。入水則如藕粉。亦西人常用之物也。聖女阻傭婦曰。不必去。因某娘娘已飭人送來矣。母曰爾憊矣。誰知爾有病。而送高國臘來乎。聖女默然。傭婦出。將及門。遇某夫人之家人。果送高國臘至。

其母不能解。問爾使何人往告娘娘乎。對曰。我請天神往告。故神速如此。又一日聖女在園禱主。其母忘之。至夜半。天神親啟園門。引聖女入寢室。聖女之父。曾負債二百五十金。無以償。竟憂鬱成疾。聖女知之。入堂求主。甫出。遇一人授以錢囊。曰。以此償爾父之債。言畢不見。啟囊計之。適二百五十金。又一日家中乏饅頭。聖女之母頗窘。聖女向天神密告數語。卽見櫃中饅頭充塞。熱可炙手。蓋天神携至者也。有某修士將遠行。請聖女代禱。聖女允焉。去時一路平安。無纖毫恙。及返。大異于前。隨在危機。幾失性命。歸家後。見聖女而怨之。聖女曰。我固早止代禱。然汝回來時。言行荒疎。何以不若去時之謹小慎微也。修士自省之下。始知途中諸事。天神已告聖女矣。

戴能栖人名若望。入耶穌會。先後三十年。常早起撞鐘。喚衆人醒。雖血氣壯強。

易入黑甜深處。然及時必覺。無須滴漏鳴鐘。訊其故。則云予每夜將睡。切求護守天神來喚。故能及時蚤起。從未晏興誤事也。

聖瑪遠肋自羅瑪回至格羅尼地方。途中遇盜。被拘幽室。同行數人。亦被擄焉。聖人祈禱之後。鉄鍊自斷者二。盜不之顧。天神乃殺斃數人。盜懼。不惟釋之。且願受洗入教。又一日聖人騎馬至某處。因疲倦甚。睡於馬背。行至矮樹下。枝橫葉亂。如更進一步。必倒地。有性命危。正甚險時。聖人夢見一美童子勒繮止馬。隨即醒。見馬首已入樹下。從知出險入夷。天神佑之也。

天神愛人

世人各有一護守天神。前章業已詳論。茲以前聖人讚嘆之詞。譯錄於左。用以証天神愛我至極。而我之還愛天神。亦不得不誠且恒也。聖老楞佐儒斯定云。

人禱則天神獻功於天主。絕不空手而回。人戰則天神同戰。人睡則天神獨醒。不任冤仇施害。昧則教之。蹶則扶之。怯則振之。總之何處軟弱。卽往何處鎮撫。其愛人之誠有如此。又曰天神常以善事勗人。如勉人以禱。激人以悔。示人超性道義。令人敬畏眞主。慰人憂。正人意。快人心。揭人隱。勸人守誠。謙和。順命。疾惡。此皆天神常行之事也。聖文多辣嘆云。天神愛人。何其切哉。天神受生天上。原爲對越天主。乃以順主命及愛世人故。竟與吾人同居斯世。雖仍享見天主。而較之天上榮華。已不啻墮入幽谷矣。聖奧斯定曰。惟極大愛情。能使在天之神。降來慰我。訪我。佑我。原天神之意。一則仰體天主愛衆之心。二則因人性似天神。故特致其胞與之念。三則因魔鬼下獄。天位多虛。故引人同上天堂。補登虛座。聖若望達瑪舍曰。天神真可頌哉。雖性體尊美。遠勝世人。而其謙摛自持。

恒以護人爲務。直欲人同躋天堂。同享天榮而後已。嗚呼。天神真純愛哉。聖多默味勒諾伐。謂天神見人困厄。深爲憐憫。蓋人生天地間。行善則歸天。爲惡則入地。今當歧路兩可之中。急欲其深入善途。不至一朝顛覆也。據是則天神愛人。確無疑義。試觀天神愛人之蹟。以激人敬謝之心。

眞福尼各老羅思地方人。曾遊行郊野。遇一老人。髮白如雪。風度莊嚴。且行且唱。音韻絕佳。旣至前。免冠致禮。乞濟錢若干。尼各老以所携銀錢與之。轉瞬而隱。復行若干武。見村落一座。平日習行此地。從未見者。就而探之。則見大厦一階。高十級。入視之。則見遊行者寥寥無幾。環行一過。飾彩俱美。階前有一井。繙油酒。蜜三事。聞空際有聲曰。渴則取飲可也。尼各老汲取一勺。一吸而盡。出至山下。見熙來攘往之人。累千盈萬。所求不外銀錢。逸樂虛榮而已。尼各老懷疑

不解。靜坐石上。一再思維。忽一天神來告曰。大廈峻德之像也。階有十級。十誠也。三物出一井。天主聖三之像也。渴而飲者。天主與人神樂也。遊覽者無幾。因從事修途者。其人甚少也。又一日。尼各老獨行某處。遇狀貌端莊者三人。衣飾容顏。彼此畢肖。幾不能分辨。一人問曰。尼各老。汝以身靈與我乎。尼各老曰。我以身靈事天主。不知其他。又一人曰。既如是。則勉力前進。無稍懈怠。日後患難叢生。天主將佑爾。壽至七十一歲。始去世升天。言畢。三人俱隱。所言果驗。

聖女德肋撒。屢見天神侍立左側。一日天神以長鎗刺聖女之心。雖疼痛至極。而神慰異常。不可以筆舌述。又一日見白鴿一翼。飛翔聖女頂上。細視之。則不生羽而徧生鱗。斑駁可觀。絕無僅有。不旋踵。杳然自滅。惟覺喜悅殊恒。非凡鳥所能致者。

聖依辣祿方童幼時。閱聖保祿書。深得其義。遽有修道意。然未敢決。嗣進聖堂。聞人誦聖經語曰。人不棄性命父母。不克爲我徒。依甚異之。願視左右。則見一老人在側。蓋天神借形者也。依問曰。經言何義。請爲我解之。老人曰。子年祇十二。曷克承行經訓。依曰。耶穌曾謂弟子曰。爾曹弗阻嬰孩至。然則年雖幼。未可自阻前程也。老人悅。實告經義。依聞言大悟。伏地求主曰。吾真主耶穌。我雖冲幼。願離棄父母。專心敬愛爾。但不知宜往何處。祈發一天神。引導我路。老人提之起。謂曰。依辣祿勉哉。我卽天主天神也。將引導爾至曠野中。專心事主。依應曰。善。卽往可也。天神乃引至茄辣亞笪地方。杳無人跡。居此修省。歷有年所。旣而潛德日彰。四方來謁者。踵相接。聖人救助多人。靈奇顯著。會國王戴阿陶利詔立行宮于茄辣亞笪。民庶憾之。抗不用命。有人讒於王曰。民非不服命。特聽

依辣祿之峻煽耳。王怒。飭武弁一人。兵士四十人。前往擒拘。將至。依求主曰。嗚呼。吾主。前者天神導我至此。幸勿任人強我去。言畢。兵士頓迷道路。於聖人屋外。繞行二日。不見聖人所在。第三日。返京報命。王斥之。立卽命駕親來。欲拘聖人而重治之。行抵山坡。距聖人居。祇一箭之路。王騎忽止。鞭策不前。再策之。則馬將王掀下。至是王始愧悔。不敢逐聖人。且助銀若干。令築修院于該處。聖人年屆八十二。天神來告曰。閱三日。引爾歸天。永享真福。聖人大喜。集諸修士而叮嚀訓誨之。至期。果如天神言。不病而卒。

西拉古省有大吏。名舍爾齊子。名罷新年。僅十二。聰慧逾常兒。聞聖教名。久欲考問而不得其機。凡遇人談及天主教。必就而問之。然無有知其詳者。時城中有一司鐸。名高爾第恒。睡夢中間有人述罷新事。且言其專志求教。如是者三。

翌日高爾第恒出門。信步街衢。訪罷新所在。行未數里。卽遇一孩。狀貌都麗。笑容可掬。就而問之。卽罷新也。數語之下。相見恨晚。高引至家中。訓以教理。仍遣之去。自是厥後。罷新時來時去。家人未有知者。閱一載。高授洗禮。遂其夙願。罷新受洗時。見一人侍側。容貌之美。爲人間所未有。手携白衣一領。令之服。問其名。則曰余乃護守天神。將佑爾終身。但受恩旣夥。立功亦宜相稱。言畢。不見。惟異香滿室而已。

天神恭拜聖體

聖體聖事。爲新教中最大之祭。耶穌主位人性。無不具在其中。天神敬拜之誠。自宜萬分深切。聖經稱聖體爲天神之糧。自天而降者。蓋天神敬愛耶穌。不啻心爲飽飫。絕無飢渴之虞也。聖額我略嘆聖體之尊曰。司鐸成聖體時。穹窿啟

焉。天神降焉。幽明接焉。天上地下兩相通焉。由此推之。吾人雖不見天神。而據理以論。凡聖體所在。必有天神繞侍。拜手傾心。時伸敬肅。司鐸送聖體。則天神加意趨承。毋使罪人致辱。嗟乎。天神之意。何其專哉。予意司鐸行祭時。在堂護守天神。數十或數百輩。萬分恭敬。熱愛從心。不若信人之左顧右盼。身在堂而心則在外也。又因天神切愛聖體。明知聖體之效。至大且奇。故世人無由領主。每有天神親送聖體。其事有不可以不誌者。

白辣棚地方棚屯村。有小女名阿達。玉質冰心。不染惡習。故天主特寵之。曾見某司鐸行彌撒時。二天神左之右之。趨承恐後。司鐸舉揚聖體。則天神擡其衣袖。勿使拂動聖爵。舉揚聖爵。則擡袖勿拂聖體。迨司鐸領聖體。天神恭肅倍加。同作俯躬狀。蓋敬之也。又阿達能窺心隱。見善領聖體與不善領者。神情大異。

某年耶穌復活禮日。領聖體者頗衆。而善領者惟十人。亦大可慨已。

聖達尼老幼時就傅於味恒城。喬寓於異教某姓旅店。主人性悛。甚惡聖教。不准教士入門。既而聖人患病且劇。求司鐸送聖體至而不可得。乃虔祈聖母。果有一天神捧聖體至。聖人恭領。厥病忽痊。

聖伍達利主教。年老力衰。沉疴久抱。纏綿牀褥。已數閱月矣。在聖若翰誕期前夕。見美少年二人。雙雙至牀前。一人告曰。明日爲聖若翰禮日。子何不起行聖祭乎。又一人應曰。病已至此。烏得起乎。曰。無妨也。但當行我令。何慮力不逮。聖人果起。安步入堂。披祭服。率助祭若干人。恭行大禮。觀者咸詫異。禮畢。仍入寢房。先述美少年來現事。旋即逝世。

聖女依搦斯蒙布奧人。一日晨起。往園中大樹下。獨跪默祈。神情勃發。至午正。

猶未起立。一天神下降。恭齋聖體與之領。越七日。又如是。直至十次而後已。聖女最敬耶穌苦難。欲赴受難之地。遠不可到。乃求主曰。不得親往聖地。亦已耳。但願得耶穌親踐之土。亦可以稍慰我心。言已。一天神執乾土一撮。置聖女手中。謂曰。此乃吾取於白稜地。及加爾瓦畧山上者。旋即不見。惟乾土尙存。是爲真証。

聖文多辣年幼時。因謙遜之故。連日不敢領聖體。某日與祭。一天神至祭臺上。自司鐸所捧大阿斯底亞分。取一片。恭送文多辣領。俄而去。

修女伊德列可敬者之品。其生時常願領聖體。而不能日日領。甚苦之。於是其護守天神。至祭臺前。自大阿斯底亞分下少許。置伊德舌上。既領之後。神情切熱。受寵亦隆。

聖女瑪加利大係高爾刀人。有丰姿。少時染俗習。迨悔改之後。多行苦工。自恨其美貌。易以誨淫。故毀之。天主鑒其誠心。大顯寵幸。其護守天神。亦屢屢顯形。密告真修之法。導引之如師傅然。一日天神謂聖女曰。爾願每日領聖體。天主允焉。惟當加意預備。庶不犯天主尊嚴。聖女問何如人在升天之選。天神曰。凡不愛世間人物。而日夜全心愛主。必在升天之選。聖女問須有何德。乃知其爲升天之人。天神曰。真德有十。一謙遜。二愛德。三心淨。四克己。五絕意。六行苦工。慎五官。七常願爲主捨生。八憐憫貧人。九言語端方。十泛愛衆。合保祿之訓。有此十德。必上天庭。已上皆天神語。亦可以見升天之難矣。

天神助人致命

爲主致命。爲世人最大功勳。蓋人情莫不好生惡死。而性命亡。則世物皆捐。故

人所以徵其愛主之心者。莫如以身証主也。惟此功非人力所能及。須天主格外扶持。賜超性神力。乃可望有始克終。以故致命之人。必有天神陰佑。而顯然目覩之跡。亦復不少。茲畧叙之。以堅人信主之心。亦以見天神力助世人。無微不至焉。

低爾斯不知何許人。爲羅瑪則撒爾王兵士。勇而直。有古君子風。會聖人路濟福受刑致命之死。靡他。低見而異之。蒙天主默照。頓悟邪教之非。決計敬耶穌。自投大府案下。陳明己意。大府怒。命酷責之。斷其臂。以沸鉛灌身。自首至踵。幾無完膚。時天主顯靈。賜低不藥而痊。官聞之。命收拘監內。是夜監中陡發大光。明如白晝。一天神呼曰。低爾斯勉哉。依恃聖父聖子聖神。毋稍畏怯。低敢目視之。見環侍者皆天神。莫計其數。天神告曰。速起。詣斐雷主教。請行洗禮。否則不

得爲天主友也。低爾斯舉足欲行。鏢拷已脫。隨天神出。門戶俱開。無稍阻滯。不多時。已抵斐雷主教處。叩門而入。盡告所以。且求付洗焉。主教先訓教理數端。然後授洗。禮畢。低爾斯辭去。甫出。天神已俟門外。引之回監。仍以鏢拷加之。越數日。有司提訊。低爾斯堅執如前。無背教意。官憾甚。命人引登塔頂。墮而斃之。詎行至塔下。一天神援之上塔。不煩拾級以登。刑役亟上塔。則天神又携之下。官大怒。命溺于海。詎投入深淵。不旋踵而天神又援之登岸。刑役未返。低已濟。官命鋸腰。瀕危。空際有聲曰。低爾斯功德備矣。來。與我同享天福。遂終。

羅瑪王第奧格來西與天主教爲難。戕殺善良。不勝屈指。有一貞女。名亞蓋勒。羅瑪人。素奉天主教。恐爲當道所知。遂僦居于諾瑪城外。避仇教鋒也。無何。爲鄰右所知。風傳日遠。總督雷益斯飭提到案。命背教。不從。投之獅圈。獅不噬。反

伏貞女足下。雷盎斯怒。命將該獅射殺之。拘亞蓋勒入獄。甫抵獄門。一天神降慰云。亞蓋勒毋恐。天主允汝所禱。將與汝天上榮冠。閱二日。總督提訊。畧問數言。卽命背教。貞女力却之。總督曰。不我從亦可。但將強污汝。不汝恕也。女曰。予有天神保護。詎任致辱我身。不得已。官命投入油鍋。舉火熬之。旁人咸失色。獨貞女歡然。且歷久不死。卒以斬首而終。

西國撒拉生省。人民强悍。爲鄰封所側目。曾與納爾跑省爲患。殺其人。焚其屋。爲害閭閻。難以言喻。時聖人保耳蓋爲院長。一夕。天神降告曰。撒拉生人將至。速將聖骨聖器。擄運他方。勗汝弟子輩。堅心授首。膺天上榮。否則永遠華冕。失之交臂。殊可惜焉。聖人舉首審視。見明光自天射地。如火樹然。知爲天神下降之証。堅信無疑。翌日集衆修士而告之。令全心預備。越十日。敵人果至。院中被

戕死者百餘人。諸天神擁護其靈。上升天國。

德利芳及雷畢細泰西皮諦尼省人也。自幼崇教。信心堅切。其言之端方。尤爲同里倡。故遠近皆隆重之。該省大吏名雅基靈者。與天主教爲仇。殘害多方。政猛于虎。聞德雷二人名。檄有司執之。偪令背教。不從。用酷刑三日。仍不從。乃以鐵齒碎二人肋。繼以微火燒創。筋肉均焚。忽有一天神下降。携寶冕二。加二人首。勸慰諄諄。敦勗奮勉。役卒皆見其奇。驚惶殊甚。頃刻倒地。良久始蘇。

羅瑪王儒畧本入天主教。嗣背棄真原。以虐害信人爲快。當時致命亡者。指不勝屈。內有一人名戴阿陶祿。年尙幼。王令背教。不從。飭用劇刑。耐久不呼痛。反歌詠經文。如快意者然。王異之。命息刑解釋。後有人問戴阿陶祿痛否。對曰。箠楚交加。安能無覺。惟時有一天神在旁扶助。以柔帕拭我汗。以涼水洒我身。故

雖有苦。亦易于含忍耳。

天主降生後千餘年。丹瑪國大張威武。將英國剛刀勃利城。奪爲己有。該城總主教尼拂治被擄焉。居牢七閱月。艱困備嘗。尺管難傳。丹人勒索鉅金。謂不與。卽將殺之。主教以無資可贖。願致命以彰天主榮。受刑之前夕。魔鬼飾天神形。至監中斷縲綫。請主教出。主教隨之行。直至城外深坑。始知來援者非天神。於是大驚。求耶穌垂救。禱畢。一天神來現。告以邪魔之計。欲阻其致命升天。乃復引入監。大加神力。翌日。果致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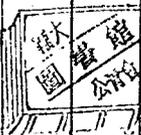
聖剛思當削因教被逮。居囹圄久之。旣而國王譴以重典。押往市曹。旣至其地。天神顯容勵曰。剛思當勉哉。汝死後。我將引汝靈魂。上見天主。時四方來觀者。環立如堵牆。皆聞天神語。并見異光輝耀。爲從來所未有。于是嗟嘆唏噓。咸爲

不忍。且大聲曰。剛思當所敬之神。真主宰也。惡吏何故殺之。官差恐人滋事。立將聖人斬決。是夜天神顯于雷味雅善士也。令速往收尸。葬于潔地。雷如命往。見諸天神擁擠上升。迎聖人之魂。榮登天國。雷慄慄甚。不知所措。一天神一再鼓勵。乃葬聖尸于貝羅斯地方。

厄飛西本外教人。秉性聰慧。俊秀軼群。羅瑪王甚愛之。居官不數選。卽升提督職。會王與天主教爲患。遣厄飛西率兵一隊。前赴茄亞德地方。查拿教衆。值孟夏久晴不雨。炎熱異常。日間艱于行。夜以代日。僕僕道途。終宵達旦。將近茄亞德地方。天忽興雲蒸雨。雷電驚聞。有十字架一座。高懸空際。發大聲曰。厄飛西何往。將爲何事。厄以實答。聲曰。爾不惟不拘信士。且將爲主致命矣。厄曰。敢不唯命。惟求啟我愚耳。聲曰。我爲基利斯多。爾致害教民。卽致害我也。厄聞言。決

意歸誠。既抵茄亞德。令巧匠製金十字一架。以誌不忘。夕間。架上自鐫耶穌暨嘉彼額爾辣發厄爾二天神名字。鮮明深入。斷非人工。厄學習教道。旋即受洗。自是棄邪向正。先後如兩人。時鄰邦滋擾。罅隙頻開。厄以禁教之兵。轉擊犯邊之寇。轉戰沙場。膚功難奏。卒以天神之助。大破敵人。厄于露布中。直書耶穌神佑。爰得奏凱云云。王覽奏大怒。遣大臣馳至軍中。面加申飭。且命背教。如違。當以軍法從事。厄堅志不移。致受酷杖。雖未死于箠楚。然已危殆極矣。後收入監中。待其自斃。蓋受傷綦重。萬死無一生之理。斃可必也。詎神佑獨隆。創傷迅愈。見者益信耶穌爲眞天主。當道莫如之何。命斬首處決。臨刑時。空中有聲曰。厄飛西大功已立來。領榮冠。尋服法。其靈直上天庭。

天神悅人濟困



夫人爲天主所造。耶穌所贖。其歸宿原欲其死後升天。永補邪魔之位。然則人性甚尊也。承受天主寵恩。旣繁且大也。聖人知其然。愛主之外。最重要人。天主十誠。亦不外此二者。昔梅瑟以愛人故。審除名於長生冊。聖保祿亦以愛人故。審爲天主棄去。聖人之心。往往而然。此何以故。因其愛主之心至切。故其愛人之情亦深也。乃天神愛主。遠勝尋常。則其愛人之心。必專且久。見當今之世。患難頻仍。荆榛塞路。貧窮之戶。衣食維艱。被難之人。心思焦灼。吾意天神觀此情形。必大爲憐惜。又天主之意。不欲恒顯奇功。濟人于困。際此無可如何之勢。苟有人力救困窮。遂天神之願。則天神之喜可知也。不惟喜之。且屢屢顯形爲善。以明其感念之情。茲畧叙數端。用勵信人實德。

聖斐利伯。啞理愛人最切。聞有人衣食不周。必盡其力以施濟之。羅瑪有世家

子某貧如水洗。赧于乞食。窘可知焉。事聞于聖人。每乘夜間昏黑之時。攜物與之。免其慚愧。某夜聖人攜饅頭一枚。潛往甲家。行經某街。爲馬車所撞。倒於道旁池內。將及水。一天神扶之起。無稍損傷。嘗途遇一貧人。求捨殷然。聖人以所攜銀。盡與之。其人曰。請善懷此銀。余非真貧人。乃欲試君心耳。言已。不見。又一日。聖人病。求涼水一杯。入酒少許。司病者謂涼水不可飲。必稍加白糖乃可。然院中無是物。將奈何。俄頃間。有不知名姓之孩。送來白糖若干。司病者納水以進。聖人仰而飲之。體大舒。安睡片刻。醒。呼曰。予病愈矣。翌日果起。理事如常。瑪利亞瑪雅格賢女子也。每日邀貧病之人。與之同食。一日突來一人。軀體奇長。髮甚黑。自列貧人座中。求得一飽。視其容貌。則甚都麗。瑪利亞異之。恐其爲邪魔變相。乃謂曰。如君信天主。請作一聖號。其人舉手卽作。無稍遲滯。賢女知

非惡鬼。乃引之登席。食已。在衆人前。不出門而忽隱。至是始知爲天神借形。

聖依物愛人最切。濟困扶危。功德昭著。一日。厨子作饅頭數十枚。爲旬日之糧。嗣有貧人接踵至。聖人盡與之。未留一枚。卒有一人。衣殊藍縷。求濟于聖人。時正用飯。聖人速之登席。稍食幾許。卽起。容顏頓變。衣白逾恒。聖人流淚曰。幸哉。天神降見也。

聖依物爲德來奇。地方總輔祭時。前往某處聖堂。道經某地。一貧人坐道旁。求濟于聖人。聖人善言慰之。特苦身畔無阿堵物。無以濟。乃以頭上風帽與之。時有同行婦女二人。親見其事。旣而行三里許。聖人頭上無帽。一轉瞬間。見聖人跪謝主恩。而原帽仍在頭上。二人詫異。感至泣下。蓋知所見。乃天神借形也。

聖若望德德阿扶病濟貧。不遺餘力。天主默鑒其誠。屢使天神來助。嘗於病院

中服事病人。值天旱。井中乏水。往遠處汲引。某日晨。聖人親往肩水。爲時頗久。以不能及時洒掃爲慮。比歸。見病人床榻。清理井然。地上無纖塵。怪而問之。病人曰。頃君自掃。豈已忘耶。聖人曰。吾于某時出。今始返。何嘗掃地乎。諸病人皆以親見答。聖人不與固辨。蓋知天神代掃也。某日聖人往鄉間勸捐。比回。天已昏黑。不能辨道路。遇一貧病人。哭于道左。自謂飢寒交迫。無容身地。今夕將凍死矣。聖人曰。爾來與吾同行。當有以安置汝。病者曰。君意固善。其如不能行走。何。聖人乃負于肩。摸索而走。初入街頭。足滑倒地。病者覆。大聲呼救。時突來一人。狀貌巍峩。牽聖人起。復以病人加之肩。且曰。汝覆。因不見路也。伸手與吾。將牽汝同行。必無顛覆之虞矣。既至院門。聖人間君爲何人。願明以告我。其人曰。予乃辣法厄爾天神。因爾濟人周摯。故天主命予侍佑爾。爾其勗哉。言已。遂不

見。又一日聖人分餅於貧人。未徧及。餅已無有。聖人悶甚。少選。辣法厄爾天神。作聖人裝束。携乾餅一筐。分給餘衆曰。吾與若望同在一會。理宜助之。某年聖誕瞻禮之前日。聖人往山中采薪。爲病院之用。及返。已日落西山。不辨路徑。忽有火把二枚。自山至院。一路燭照而行。雖大風吹噓。常燃不滅。旁人異之。俟其過而細視之。則其火無人携執。憑空自走。其爲天神所携無疑。

聖人大額我畧素以好施聞。貧戶求濟者。門庭若市。一老人乞助于聖人。謂航海舟溺。盡失所有。無以自存。聖人以金錢六枚與之。老人稱謝而去。是夕老人又至。謂今晨之賜。杯水耳。何以息車薪之火。尙祈多助爲幸。聖人又以六金錢與之。閱二日。老人又來求濟。聖人問侍者尙有銀餅否。曰否。聖人曰。有銀器可。以周急否。侍者曰。惟太夫人銀杯在。餘無值錢物。聖人曰。卽以銀杯與之。聖人

每日邀貧民十二人。來家飲食。親自侍席。敬謹如宴賓。一日同食時。見座上有十三人。怪而問司事。司事一再計數。祇十二人。額我畧更異之。食畢。先辭十二人去。後將不相識之一人。引進內室。與之語。問係何人。對曰。我乃天神。前作老人狀。乞助于汝。汝以銀杯與我。此事尙能記憶否。聖人曰然。天神曰。天主念爾愛人之德。已選爾爲教皇。聖人大驚。天神曰。無恐。我將助汝。至死不離。言已不見。後額我畧果爲教皇。

瑪底爾特宦家女也。父奇富。惟以瑪棄俗修身。不從己意。故奩資不少。與惟子然一身。隱入修院而已。歷時既久。瑪有聖德。同院女推爲院長。一日其父往探。瑪備述院中貧况。有儋石屢空之勢。旣而謂父曰。父富有資財。女若擇婿而從。父必與奩產多金。以爲生活計。乃不嫁世人。而矢志從耶穌。所擇固至貴矣。何

竟忍心待女。坐視其衣食且無耶。况與于人。所報必鮮。而獻于耶穌。則後世百倍以償也。父聞言良不忍。回云。自今日始。凡吾田畝之近爾修院者。以秋成十分之一。給與院中。永以爲例。言甫畢。空中諸天神同聲應曰。亞孟。

聖輝利格斯剛達理人。因某婦患病。求火酒少許而無以應。乃往藥店中求之。掌櫃者吝不與。且怒言斥之。無奈。聖人退步將出。時忽來一人。似紈袴少年狀。投錢於櫃曰。請售火酒少許。給于此人。言已。不知所往。轉盼無踪。

天神引人善禱

祈禱爲人生最要之責。善行之則恩可獲。德可成。凡天主願與人者。無不得之理。不禱。或不善禱。則寵恩既乏。功德莫成。死後下獄。爲勢之所不得免者。職是之由。天神愛人。必先引人善禱。啓其心。感其意。去其外阻。激其內情。人有所願。

奏之天主。主有所諭。傳之世人。上下周旋。從中作介。古聖雅各伯夢見一梯。自上天至下地。天主居于頂。天神升降梯中。久而始息。此天神傳禱之像也。蘇多瑪人獲罪深重。天主欲滅之。天神代天主位。准亞巴郎一再懇求。雖城中祇有善士十人。亦許矜全衆庶。默照經第八章記聖若望見一天神。手執金鑪。立聖臺前。并有乳香頗夥。將衆聖人所禱之功。登之金案。卽由天神手。禱功香煙。同升主座。據是則天神獻禱于主。確有明証。聖基所謂吾人所禱。當思列身天神中。因天神與人同獻此祭也。孰是以思。世人願行默禱。常以不能專志爲慮。盍求天神陰助。以致其對越之誠乎。

聖陶勞德記某修院中。方衆修士齊集誦經。一人自更衣所出。手携聖水瓶。及聖水帚。至唱經所。洒水于各人頂上。至空位則或洒于座。或不洒而過。如是者

連行數日。尋不見。衆人皆異之。無由索解。卒有一老年修士。執其手而訊所由來。對曰。我天神也。奉天主命。降福于誦禱之人。故以聖水洒之。修士曰。空座中有洒有不洒何居。對曰。如奉尊長命。別行要事。不與禱。天主諒之。故亦降其福。如以懈怠故。不肯與誦。此乃自取之咎。天主惡之。故不降其福也。

聖人伍米利盎房中置聖母像一尊。常燃一燈。以示敬愛聖母之意。一夕在房默想。燈火忽息。時房中無取火具。無以復燃。欲喚家人。則恐擾其睡夢。正思慮間。一白鴿自外來。口涵玫瑰花一枚。聖人以爲常鴿也。起而執之。詎將及。又飛遠者屢。終不可得。少頃鴿變明星一枚。懸于聖像前。至是始知爲天神借形。非真白鴿云。

聖雷蒙本納富與天神交最密。每夜天神喚之醒。以便默禱行功。

聖多明我偕一修道人。徧行意大利亞國。設修院數區。推廣其新會。至羅孟第阿地方。暫住主教署。夜半。聖人欲入堂祈禱。然門已扃。且一枝權借。得難輕易。勞人。故不敢告司堂人而求之。天主。卽有二天神。秉燭開門。引聖人至堂內。迨禱畢而返。則天神將堂門固閉。並無遺跡。如是者數夜。偶有一傭人。因事夜起。見而異之。以告主教。主教終夜窺視。所見與傭人同。翌日問聖人啓堂者何人。對曰。天神。主教倍加欽服。聖人曰。該堂之側。天主命予立修院一座。請主教與我基地一方。乃可從事。主教曰。諾。後果與焉。

勃爾當人某甲。修道有年。一夕于睡夢中。得天主命。令朝聖人瑪伍爾坎塚。翌日卽行。途中誦達味聖咏。每章後誦聖三光榮誦一遍。誦時必伏地張臂。極形敬肅。不知者以爲病風也。而某不之顧。行至某天主堂。入內祈禱。獨處堂隅。該

處諸修士。在堂誦日課。無何。一天神自窻間入。隨有一人穿六品衣。同至聖臺前叩首。後升至臺側。天神旋身向聖體伸手。作獻物狀。六品則面向諸修士伸手。作索物狀。蓋以誦經之功。交天神手。轉獻於天主也。日課畢。天神仍由窻戶出。六品則安步而行。直至甲處。告曰。我屢屢來此。如爾所覩。言畢忽隱。甲深感於衷。伏地大哭。衆修士聞之。前來問故。扶之起。不答。勸之再三。始肯吐實。

天神衛人貞德

夫以有身之人。而堅志不徇情慾。是實人力所不能及。亦世間至大之德。故聖人額我畧伯爾納多等皆以守貞者。比之天神。且更勝於天神。蓋天神無身而貞。自然之理也。若世人有身而貞。斯爲難事。斯爲奇事矣。但貞德愈珍。失之愈易。惡人魔鬼。常斤斤焉。誘惑人心。欲人一墮其術中。苟非謹言慎行。歛五官。防

三司時時以失足爲虞。安望歷久不蹶。職是之由。我人當百計圖維。思得一保貞之法。竊謂法莫善于切賴天神。何也。天神至清潔者也。至清潔者。必愛貞德。故亦願保人之貞。且天神常在人左右。不離頃刻。防之必周。何畏物誘。又天神力能制魔鬼。遏人慾。有此二者。而我人犯淫之機。泯矣。由是以思。守貞者及不拘何人於被誘時。宜以護守天神爲主保。求之果切。貞德易全。願信人親嘗試之。

聖女則濟利亞。曾許字於外教瓦勒利。貴家子也。聖女矢志守貞。終身不嫁。婿不悅。強行婚禮。合卺之夜。聖女謂婿曰。我有天神衛護。幸勿妄作。否則主怒森嚴。于君有大不利焉。瓦勒利曰。果如是。余亦願見天神。聖女曰。善。但必先進教乃可。婿從之。往求聖洗於教宗伍爾朋。洗後歸。果見天神於聖女之側。榮耀殊

恆。光明如皎日。婿嘆美不置。聖女之貞德乃全。

西人名魯濟伍者。善士也。素奉天主。昭事最誠。出仕于剛底打諾城。官秩頗巨。生一女。有國色。年未及笄。來家求婚者。限爲之穿。武員某。偶詣魯濟伍署。見女心傾。愛之特切。次日見王。卽以魯女之美入奏。王故好色無度者。聞之喜。召女入宮。先是有人通報其父。乃匿女不應召。侍衛搜索再三。卒不見踪影。王怒。命執魯殺之。魯匿跡于某親王家。未被獲。先是遣女至倍乃旺城。蓋魯弟仕於此城也。女途中遇盜。被拘七日。然無有敢稍加褻慢者。第八日。天神援之出。安抵叔署。自是德日積。名日揚。所行靈跡頗多。旋死。享年祇十六歲。

隱修誌載掌院梅瑟。受業于聖依西陶祿。梅守規盡責。袖領同堂。實爲修士中巨擘。壯歲時。多被魔誘。穢想頻仍。師令其屢誦聖經。振神却誘。然不甚濟事。梅

患之。就正於依西陶祿。依不與多講。祇引登樓上。入斗室。啟東牖。示邪魔若干輩。虎視眈眈。皆欲誘人行惡。梅殊驚。依曰。毋恐。遂引至西窗。見天神繁衆。千百成群。皆以衛護世人爲事。依曰。吾弟觀之。助人之天神。更稠於惡鬼。立功行善。神助時來。何畏之有。

阿來麗王在位時。羅瑪有貞女名雷斯抵多。家世貴顯。賢良特著。求庚者踵相接。父母不能決。問于女。對曰。兒不欲以世人爲婿。願適一天上人而甘心焉。蓋欲矢志守貞。終身不嫁。迨升天後。恒追隨於耶穌左右。不啻適之也。但白璧素絲。沾染最易。故祈主特護身靈。永無圭玷。求已。一天神立降。謂奉天主命。保護其身。日後雖艱困備嘗。大遭折挫。而守貞一事。可保無虞。是日之夕。雷斯抵多夢見一大魔。持太阿一柄。射閃輝煌。令人生畏。厲聲斥曰。予必置汝於死地。女

大驚。俄而醒。急呼曰。耶穌救我。耶穌聞籟生憐。立卽降慰曰。我女。勿懼魔鬼。宜往燒辣城勸人入教。斯快我心。女曰。婢以自勵清修。門戶且不敢出。况遠行乎。耶穌曰。予早已知之。故已爲汝籌畫矣。明日汝往辣德城門首。將有人來引汝路。明日如命往。果見一人。作行人狀。知爲天神。遂與之語。天神曰。前途尙邈。汝少坐。予當代爲經營焉。少坐卽睡。及醒。已抵燒辣城。蓋天神携之去。未煩步履之勞也。初入某孀婦家。婦子有瘋癩疾。醫藥罔效。窘甚。雷求主愈之。舉家大喜。受洗入教。事聞遐邇。信從者日增月盛。當道聞而拘之。下女獄中。先有天神在獄守候。迨雷斯抵多至。異光頓發。縲紲自開。見其事者。皆信耶穌爲真天主。於是欲滅反熾。長官計無所出。乃斬女以絕其跡。女靈直上天堂。

聖女阿林茄曾與同里數貞女。起行至加爾剛山。途次遇劇盜數人。佯稱善士。

亦往加爾剛山朝聖。阿林茄信之。與之偕行。相語皆勸善事。阿更不致疑。然劇盜之意。欲引至荒僻之處。逞其強暴之心也。甫至某處。突來一人。狀貌軒昂。怒容責曰。幼年女。爾何往哉。若輩乃邪魔所使。志在不軌。豈可與之同行乎。劇盜懼。匆匆前去。阿林茄等隨從此人回里。行至某客寓前。忽不見。翌日其人又現。自言爲彌額爾天神。

聖女雅代功特。王家女也。自幼清貞。絕不與俗事。天主寵之。故神馳對越之禱。往往而然。天神顯形來謁者屢。一夕。夢中聞天神語曰。天主將賜爾神魂之寶。又一日祈禱時。天神來告曰。欲得天上寶。宜絕世間財。又一日。天神作童子狀。來見聖女。授白衣一領。令服之。謂曰。除耶穌外。不當別求佳耦。能如是。則天主許爾永世尊榮。聖女對曰。我志決矣。吾終身不字矣。時魔鬼立現。作不豫色。怒

斥之。至是天神又現。逐魔而勗聖女美意。此皆聖女童幼時事也。及長。天神來現愈密。惟父母欲嫁之。爲之擇婿。六禮相將。婚有日矣。聖女屢辭不允。合卺之前夕。隻身逃遁。至生勃耳河。欲渡無舟。又恐家人踵至。刻不及待。無奈。先求天主。畫一十字。舉足入水。將浮水行。二天神突至。扶其肩。安然渡之。水不沾足。登岸後。逕往深林。獨居默禱。食野菜。飲清水。度日。無有知者。嗣聞父母俱亡。入女修院。卒成聖德。

聖戴阿伐諾係公斯當定城大家子。貲財鉅萬。履厚席豐。國王近臣某。戀其富。欲嫁女於戴。而未敢聲言。王知其意。強戴納吉。不久。遽諧伉儷。合卺之夕。戴謂新婦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光陰荏苒。轉瞬空無。卽能逞志徇情。少年行樂。亦不過數載之歡。且易致無窮災禍。不如絕俗精修。專求身後福。其智爲最大。故自

今矢志。予與汝。兄妹相將。永絕閨房親昵。新婦聞言。大感于心。喟然曰。君有是心。余豈獨存他志耶。二人乃跪求天主。終夜不起。天方曙。兩人分處二室。各自稍歇。睡時同得一夢。見一天神作美少年狀。告曰。天主鑒汝誠心。遣我勵汝志。言已。畫一十字曰。天主降爾遐福。賜爾終身貞靜。俄而醒。各述所見。不稍歧異。乃將家貲散給貧人。以便借隱。不數日。因施捨過多。名聞遐邇。婦翁聞之。大不悅。求王遣婿遠行。阻其賣產。王然之。以某差使委戴。戴奉命束裝就道。行至伯勞邦第地方。見一山逶迤隆起。闐寂無人。命舟子插篙泊岸。登山觀望。行至深處。見山峒數處。外窄而內廣。明光潛入。平坦如波。喜甚。以爲隱修於此。洵別有天地矣。少頃。睡於峒中。夢天主告以後事。謂王與汝婦翁。不久將死。待其死後。可來此勵志云云。未幾。所言皆驗。戴乃盡捨所有。將新婦送入女修院。而已則

隱處峒中。至終不變。

天神助人行路

天神護守世人。無微不至。但觀聖經所載。當以助人行路爲最奇。如亞巴郎遣厄利厄。襍前往梅少包地方。爲依撒格擇配。一路險阻艱難。皆賴天神扶佑。多俾亞遠道索逋。不知路徑。亦由辣法額爾天神。往返追隨。多方卵翼。爰得無恙。如德亞古民。遊行荒野中。首尾四十載。常有天神救助。空中設雲柱以覆之。凡此皆古經中最著之事。家喻戶知。何煩贅述。聖奧斯定謂助人於水陸各路者。天神。導人於神形諸事者。天神。慰人於患難疾病者。亦天神。竊謂跋涉山河。危機最夥。天神旣於他事助人。自宜於行路之時。益勤照拂。此所以記天神之蹟。偏多助旅之功也。

聖阿諾拂晷行走於山叢險道間。頓入迷途。不知所往。忽見天神顯形。丰姿絕倫。似少年狀。謂聖人曰。自君誕生日起。予常侍君側。護衛如友朋。已而與聖人同行。詳告道途。至十七八里外。始隱跡。

一千一百四十九年。有某國兵一隊。前往日路城。途中失路。躑躅不能前。將士奇窘。憂心如焚。蓋恐敵人踵至。將受其戮。而靡有孑遺也。正徬徨無措間。一少年人。騎白馬。執紅旗。疾馳而至。仔細瞻觀。無有識者。少年指引迷途。率衆兵逶迤而行。不久安抵日路。無纖毫恙。人皆謂引路者。必天上神云。

聖多明我於羅瑪時。因有要事。簡量與三修士同往某處女院。於外廳酌議諸務。歷時頗久。至夜半始畢。聖人欲回本院。女長曰。不如坐待天明。然後返。因夜昏月晦。途中不易摸索也。聖人曰否。天主之意。欲我儕回院。自有天神導路。何

慮街道之難行哉。言已。卽起。甫出門。有少年一人。携燭以待。謂係引道者。聖人等亦步亦趨。不旋踵。已至本修院前。時院門已扃。少年人舉手微按。門卽大開。四人入門後。回首願望。則不見少年。而門已封鎖矣。從者問聖人引道者何人。曰天神耳。大德感神。其奇如此。

福女瑪利亞阿尼者。生平敬奉天神。最虔且密。故所求無不應。宛有呼之卽出之狀。某年赤足至某處聖堂。步履殊艱。及夕猶未至。苦無燈火可燭。求之天神。卽有明光一道。大如柱。導引前行。至堂門而止。翌日自早至晚。不飲食。恒行祈禱。於是力乏甚。欲返不能。然亦勉強就道。不數十武。大雨傾盆。行道之難。不言而喻。正無措間。二天神抵至。扶助而行。且阻雨侵臨。身不稍濕。

聖斐利伯盤納爵創修道會。某年率修道人。自法國回至意國。行經某處深林。

頓失路徑。愈走愈歧。馳驅三日夜。幾不知南北東西。露宿風吹。飢腸轆轤。同行者大失所望。以爲暴骨沙邱。在旦夕間耳。聖人苦求天主。卽聞空中有聲曰。來此可以出險。於是迹發聲處。躑躅前行。不數里。見小村一。寂靜清虛。別成世界。并有二人出迎。入其室。見纖塵不染。闕其無人。惟几上陳乾餅清水糖菓等數事。聖人疑爲天神。故不敢食。繼以其敦請數四。取而啖之。味甚甘。非世間物。食畢。其人引導出林。頃刻遇康莊大路。欲謝之。則其人已不見。尙論者謂是必天上之神。無容疑惑。

聖女鮑禱住某城中。潛德遠揚。已非一日。城外某院修道二人。同至聖女前。講論天主奧義。相得益彰。久而忘倦。未幾。日落桑榆。難尋故轍。修士驚曰。嗟乎。此時猶往街中。見者將以我爲何如人乎。蓋恐人疑其不安本分。深夜猶在院外。

也。聖女曰。無妨。勿由街中行。卽自門外登舟。渡河而返。及出。果見小舟。一少年人。捉篙而待。旣濟。回首欲謝之。人舟俱杳。闕寂無踪。

阿雷利地方。有信人某。遺其名。立志遠行。往朝聖雅各伯靈殿。瀕行。懇辣法額爾。天神爲主保。途次屢遇危機。恒蒙助佑。至某處。暴客若干輩。空息前來。某大窘。急求天神賜佑。天神立現。負之渡河。未爲該盜所踵及。於是安抵靈殿。平安無恙。及返。又經盜藪。某不敢行。愁思良久。遂睡。比醒。左水右山。已是釣遊之地。蓋天神以一舉手而携某抵故鄉矣。

眞福嘉尼削。因事遠行。經亞末利河。時旱。河水殊淺。騎馬以渡。行抵中流。不知何故。墮馬入水。而一足繫鞍不脫。勢甚危急。正驚惶間。見一人步水至。相助跨鞍。安然前行。旣濟。嘉尼削請斯人入寓稍坐。意欲伸謝之。忽不見。論者謂是卽

護守天神。趨哉斯言。

教士輝耳南第西班牙國人。奉命至伯爾西國。道經剛彼斯德利地方。該處多異教人。遇天主教士。必虐害之。弗任其過境。其教之荒謬可知。輝至其地。下馬少息。突來異教人若干。蜂擁直前。近在咫尺。輝不及跨鞍。憂甚。急求護守天神救助。轉瞬間。覺有大力者一人。推其背而置之鞍上。一著鞭則馬逸如飛。已在數里之外。

天神責人過惡

天神爲天主之使。凡天主有怒。每遣天神施刑。茲將往事之見於聖經者。畧叙之路。濟拂爾方命背主。彌額爾天神率善神誅之。亞當被魔誘引。頓犯重愆。天主逐出地堂。命天神守門截阻。蘇多瑪與高毛拉等五城人。穢德彰聞。天主命

天神降火焚燒。頃刻變成焦土。居民除樂德一家外。盡埋瓦礫之中。達味王驕傲生心。飭造版籍。天主惡之。命天神執劍飛空。大加疫癘。阿加齊王病劇。遣人禱於邪神。大動主怒。命一天神宣諭曰。王以背主獲罪。病不起矣。後斯言果驗。生納格王大言不慚。肆口辱主。天神乘夜入營。殺王師十有八萬。西利亞王遣大將厄利阿至日路撒楞。欲將聖堂中財物。一捲而空。司教一再懇情。終不蒙允。求之天主。天主允焉。迨厄利阿貿貿入堂。行將舉手。一天神自天下降。將厄利阿一推而倒。從旁又來二神。箠楚交加。命在呼吸。幸司教阿尼亞奉祭代祈。始免于難。如德亞民。行經某國。有術士名巴耶者。欲詛咒害之。騎驢而往。途次遇一天神。手執利劍。中途攔阻。巴耶之驢。一見大驚。向田間狂躍。巴耶怒。猛著祖鞭。強驢就道。驢無奈。至窄巷間。又因天神在前。不敢直進。遂傍壁而行。巴耶

益忿。鞭踢交加。驢伏地言曰。君與我何仇。竟三擊我乎。巴耶曰。恨未佩劍在身。否則腰斬汝矣。至是巴耶亦見天神。狀貌威嚴。怒容責曰。爾何不自責。反三責爾驢耶。予奉天主命。禁汝前行。爾其戒哉。巴耶驚惶無措。唯命是從。亞利巴王會殺宗徒長雅各伯。性倨傲。善辭令。接見外人。大言娓娓。左右欲媚之。謂此非人言。乃神言耳。王弗之禁。且悅焉。于是一天神。自天突降。擊王特甚。頃刻間。虫豸叢生。嚙王徧體。未幾。王卒。默照經第八章。記天神施刑之事尤多。恐以冗長致厭。故不述。

有奴僕一。朋伽勞人。每逢主日。隨其主人入聖堂。某日典禮稍長。歷時頗久。良不耐。半祭而出。甫及門。見少年二人。怒容侍立。一人握其胸。力推倒地。一人從旁掌面。聲達閣堂。衆人回首探視。則見該奴昏眩在地。無生人狀。急撫之。久而

始蘇。自云爲二天神重責。蓋欲其痛改前非也。

德辣咸登府。有信人某甲。其初謹小慎微。篤守規誠。繼以習俗移情。與二三執友。作挾邪游。一夕自外返。見一美少年。挺立門首。將甲重掌一記。謂曰。戒之哉。後日尙將比匪爲姦乎。甲懼。倉皇對曰。否否。遂無所見。于是知掌煩者。乃護守天神云。

修道人嘉雷辣秉性誠篤。日事操作。依賴護守天神。不啻孩提之于師傅。遇疑難事。必就正于天神。無弗應焉。每日清晨。天神必喚之醒。曾有一晨。嘉覺而不起。稍事偷安。天神惡之。遂不復喚。嘉痛哭哀求。良久而後至。天神之嚴于規過。有如此。

隱修記事一書。專誌隱修士事蹟。內載某士潛修荒野。歷有年所。爲閤院人懿

範。曾於諸隱士談論道義時。見天神喜形于色。左之右之。及論世情俗務。則天神退而魔鬼進。多方誘引。以邪穢之想納於心。予以見言語之不可不慎也。

天神喜人改惡

路加經第十章第七節。耶穌謂一罪人悔過。較九十九人。義而不需悔。上天益形歡樂。諸聖人解釋斯言。謂耶穌之意。一罪人悔改前非。其靈魂猶死而復活。前爲邪魔之僕。今爲天主之人。前爲地獄之材。今爲天堂之選。天主與天神甚悅之。較之九十九義人。常保聖寵。不須痛悔者。又有加焉。譬如一門之中。兄弟數十輩。若一人病劇而死。一旦還生。其父母若兄。不將喜出望外哉。夫天神猶兄也。世人猶弟也。天神明知天主尊榮。萬不可以獲罪。獲罪則失去天福。與鬼爲朋。靈魂醜惡異常。不堪言喻。故人大罪。護守天神。萬分焦灼。千方百計。默

感潛通。必欲引其改過而後快。然而人情剛愎。魔誘深叢。感化罪人。殊非易易。幸而化之。天神之喜樂爲何如哉。聖伯多祿達米盜謂我人多過。日辱天神。然天神隱忍自甘。憐憫罪犯。猶如師傅然。人愈病則願愈勤。嗚呼。天神愛人。可謂極矣。茲述往事數則。以証予言不謬。

巴拉括利亞地方。有信士某甲。曾犯大過。以羞赧故。不敢告解。忽忽因循。爲時頗久。旣而病劇。將不起矣。見怪物一頭。似獸非獸。醜惡不堪名狀。甲患之。知爲己魂污穢所致。乃倩司鐸至家。詳告愆尤。頓蒙赦宥。少頃。怪物自遁。一天神作美少年狀。手執一帕至榻前曰。取此拭爾淚。無茫然也。甲大悔前非。流淚如雨。又頃。天神去。遺潔帕於手中。

昔有兄弟二人。家素豐。概念世情虛幻。轉盼成空。不若去俗靜修。神魂受益。於

是盡散資財。潛居修省。越四十九載。積德已隆。天主特寵其人。得見世人熙來攘往。有天神及魔鬼隨行。人苟清淨無尤。則天神近侍。魔鬼遠立。若有重咎未除。則魔鬼在旁。歡忻踴舞。而天神則遠踵之。若有不豫色然。善惡分途。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耶德靈富家子也。自幼受業於聖阿勃爾。課讀數年。學問大進。聖人囑其修道。耶允焉。其家人知之。多方阻止。勸令回家。耶被給不自悟。壹意風狂。蕩閑踰檢。不數載。盡耗家貲。無以度日。遂流爲劇盜。其黨羽以數十計。一日偕黨人往劫一鄉村。未舉手。一盜無端倒斃。衆人失色。耶驚懼尤甚。遂喚喪而返。是夕耶於夢中見近死夥盜之靈。被魔拘入地獄。耶因驚躍醒。獨坐思維。一天神托形曰。耶德靈懼哉。爾友人入地獄。非彼獨受此禍。爾亦將隨之。惟稍遲時日耳。如不

欲入地獄。宜速詣阿勃爾。彼待汝久矣。耶頓悟。翌日卽往。痛告前非。至死恒心補過。

隱修聖保祿。聖安當之高弟也。曾見護守天神。隨從信人。魚貫入堂。內一人狀貌猙獰。而綦黑。一鬼繫索於鼻。而引之行。其護守天神。在後數武。形色慘然。保祿大驚。求主默示其故。少頃。其人出堂。丰姿絕倫。忻愉特甚。天主默示聖人曰。此人久染淫污。神魂醜惡。故作黑色。入堂後。大悔前非。幸邀赦宥。天神初感後歡。蓋視人魂之污潔。以爲憂樂也。

西歷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印度西境把拉格地方。有信人某。自幼荒淫。年邁猶循故轍。一日愧悔特甚。自嘆改過無由。莫冀升天享福。乃決計自戕。用絕此生煩惱。立志已定。懸索於樑。將引領投繯矣。忽聞天神警戒曰。爾何爲哉。速往告

爾罪。求救於司鐸。某神情頓悟。出門詣聖堂。途次遇一執友。乃魔鬼偽飾者也。置腹推心。多方勸慰。告以人生自當行樂。何必以後事介懷。某被惑。遂舉止如恒。絕不思身後事。如是者閱六年。既而前意復萌。憂心如惓。又欲自經死。行將從事。天神又警之。遂止。後偶爾入堂。適一司鐸升座講道。極言天主慈仁。有悔必赦。人以失望而不求救。實大辱天主云云。某聞之。大感於心。行告解禮。涕泣交流。改絃易轍。卒爲善士而終。

聖女依撒伯爾受天神恩最夥。某年聖彌額爾天神禮日。聖女神越世外。見天神異常都麗。立天主座前。中間一天神。初執金香爐一具。至司鐸行祭時。更執旗幟一。率衆天神往祭臺前。三拜而起。某年諸聖瞻禮前晚。聖女見一童子。極美艷。身披白衣。腰束金帶。聖女問爾爲何人。童子不對。且命弗言。嗣聞大奏天

樂良久始散。耶穌聖誕禮日。聖女見天啟一門。明光自上而下。直注祭臺上。二天神自光中降下。輔司鐸行彌撒禮。既畢。重上天堂。既而又有二天神降下。助司鐸行第二祭。一日聖女爲聖教求主。一天神降下曰。世人罪惡洪深。實不堪含忍。爾宜大聲疾呼。勸人悔改。否則予將大彰撻伐矣。聖女病劇。自信將不起。求之。女長。速倩本神師來行終傅禮。往倩者回言。司鐸出門他去。故不與遇。待之久。聖女見一人入房。善言勸慰。視之。卽本神師狀。聖女請傅終油。其人允焉。既而女院長問。頃汝言語。與何人語乎。對曰。與本神師語。且已領終油矣。女長曰。神師不在堂。且無男子入院。予等亦無所見。安有神師來院乎。至是。恍然知傅油者。非他人。乃天上神也。閱數日。天神又至。以手按聖女首。命愈卽愈。病若失。訓諭諄諄。大旨謂遇難宜忍。不可過愛。持己宜謙。待人宜敬。愛主宜切。惜哉。

世人喪德。罪孽日增。寧爲惡鬼之奴。不守慈主之誠。昔如德亞人釘耶穌于木架。今世人釘以惡跡。蓋背棄耶穌。無異置之死地也。然耶穌之意。不欲罪人死。惟欲其生。宜勸罪人速悔其非。否則難逃永苦獄焉。嗚呼。來者可挽。往者莫追。前代富貴明哲之人。今在地獄中者。不知凡幾。今之人。盍及早圖之。以上皆天神語。可爲當頭之喝。

厄陶西氏撒瑪利婦人也。向入異教。帷薄不修。聲名狼藉。鄉里皆鄙棄之。一日途遇修士詹耳孟力。勸反邪歸正。痛改前非。厄聽焉。遂學習教理。受洗入教。詹命隱處七日。閉戶誦經。痛哭生平惡蹟。厄如命行之。不稍怠。至第七日。詹又往晤見厄。囚首喪面。骨瘦如柴。大非昔比。詹異之。訊七日中所爲何事。對曰。前六日默想誦經。痛悔往過。今晨則將祈禱而忽見大光來室中。一少年人突至。貌

殊壯麗。衣白于雪。携予手而提上空。中見貞女無算。歡然來迎。若與予有一面交者。少頃。一長人至。面黑如炭。以懷憾故。切齒作聲。空氣皆爲之蕩漾。貿貿然欲擒予去。少年怒容咤之。遂退。黑人曰。斯婦荒淫多載。害人不知凡幾。今欲引之升天耶。若此婦亦升天。尙有何人墮我手中耶。旣而一聲發自空際曰。凡人痛改前愆。雖巨惡亦赦之。予心慈愛。往往而是。豈特加諸一二人哉。彌額爾速引此婦還家。予將護佑之。無何。果返。問少年爲何人。對曰。予乃天神之首。職司勸善。引犯罪人重歸天路。夫天主。慈父也。不欲罪人死。而欲其改邪從正。故罪人悔改。大悅主心。卽衆神聖亦無不色喜。同申慶賀。言畢。畫十字三次。降福而去。後厄陶西氏從修士之令。入女院靜修。卒以致命死。

天神助人善終

夫死爲人魂。永遠關鍵。善則永福。惡則終凶。天神愛人至極。數十年護守世人。原欲其瀕危之際。攻克邪魔。保全聖寵。乃可望常享天榮。與諸天神讚揚天主。然則不拘何人。至臨死時。其護守天神必力爲助佑。而信人之虔敬天神者。其獲佑爲尤甚。試以往事証之。

聖額我畧都爾人。生平著述頗多。曾記載曰。昔有一孩名厄。燒布年尙幼。出就外傳。居某修院。偶不珍重。頓患河魚。醫家屢診罔效。某日早。其師入室探問。厄燒布喜形于色。謂師曰。不見夫高梯乎。上及穹窿。下抵此地。美童子。上者下者。不勝屈指。夫子豈未之見耶。言已。氣絕而終。所云美童子。天神借形也。

聖西少厄於瀕危時。諸修士繞侍榻前。代爲祈禱。少頃。聖人絮絮作聲。言詞親密。然無生人與之語。衆皆異之。一人問曰。汝與何人語乎。對曰。天神來引予靈。

上升天國。予求天神少待。俾得忍苦補愆。神靈清潔。後果如所言。有頃而卒。

聖西滿斯底利。立柱上。晝夜不下。歷有年所。既卒。其徒奔告主教。前來下屍至地。時有黑氣繞屍。幾難辨物。一天神侍立屍旁。衣白如雪。其雙目之光明。如電火。不可注視。侍立良久而去。

聖斐利伯。叻理。曾見二天神。與二信人。助人善死。告以應道之語。諄諄其誨。至再至三。可見天神善助人終。非人力所能幾及。

聖瓜爾勃。年老將終。諸修士及某院長。同在寢室。聖人之護守天神。現形降慰。作修士狀。然聖人之外。人無見者。聖人疑爲遠來修士。問左右曰。彼何人斯。對曰。無人。聖人以手指之曰。此何人乎。時某院長獨得天主默啟。知天神降現。乃答曰。此神名盤尼。擲自天上來者。聖人聞言致敬。深謝主恩。然後死。

燒祿地方院長聖多明我生平功德崇高。同院人仰之如山斗。瀕危之際。衆修士入房誦經。流淚不忍去。少頃。聖人謂左右曰。爾曾出。予欲獨處片時。人以其命將終。不敢遠離。惟退至房門。忽聞房中言語。屬耳聽之。則聞其聲。不解其語。片刻卽止。入房探視。則聖人已氣絕矣。方聞聲時。房中並無一人。其與語者。意必天神降臨。迎聖人出世。

聖畢林高于臨終時。有白鴿一翼。自外來。飛翔于聖人首上。旁人一再揮之。不去。直至聖人氣絕而後隱。衆人驚異曰。此必天神借形。來引聖人之靈去世。論者臆之。

富斯弟諾入耶穌會修道有年。日常經課外。專務操作。及卒。有人問魔鬼曰。富斯弟諾死候何如。魔對曰。富于瀕死時。有聖母。依納爵。及其護守天神。在旁扶

佑。吾儕雖欲誘之。天神終未允准。

聖雅各伯瑪爾伽功修最密。所居之地。隣近市曹。一日啓戶眺望。見法場上。天神若干輩。環立咏經。光耀逾太陽。爲人間所未有。旋有一天神來告曰。此地受刑之人。多有悔過自新。幸邀天福者。其人無親友行殮。代誦經文。故吾輩奉天主命。來此歌咏。亦追思亡者之意云。

有修道人名厄新刀尼。臨終時。見護守天神發現。勸慰諄諄。告之曰。汝死後。當入煉獄。然片時卽出。毋多慮焉。厄忻甚。以所聞告人。旋卽逝世。

有童子一。名厄華爾福。患病將危。苦無司鐸。行終傳禮。求之天主。命天神親與傅油。神魂爲之益奮。

聖人阿文。本貴家子。秉性聰慧。學業旣成。出仕某處。數遷之後。遽爲朝中大吏。

嗣念榮祿虛幻。轉盼成空。乃作避世想。入院修省。操作如工人。一日衆修士在堂誦經。阿文獨洒掃院宇。聞樓上有奏樂聲。音韻絕倫。不可以言狀。約歷二刻之久。聲自窻戶出。直上雲霄。至半空而滅。時樓上惟聖人帥達在焉。聖人呼曰。樓下有人乎。阿文曰。予在此。無他人。聖人曰。往喚某某等七人至。汝亦隨來。予有事告焉。七人同登樓上。聖人囑以緊要事。旣而曰。予死期在邇。爾其勉哉。七人皆哭。拭淚而出。惟阿文獨留。問曰。頃聞音樂聲。何自來者。聖人答曰。頃有天神若干。來報我七日後去世。但予未死前。勿以此事告人。閱七日。聖人果卒。英國剛刀爾勃利府總主教。名童斯當素。以大德聞。生平見天神之降。不一其次。一夕禱於聖堂。倦而睡。俄有一老年人。衣白如雪。安步來前。携其手。引出堂外。令建築聖堂一所。寬大如此。規模如此。童升總主教後。果如老人言。捐集鉅

資建大堂一座。有一施主名厄載拂來特。老年寡婦也。愛童甚。所索無不與。及病。童親侍湯藥。多方勸慰。晝夜不離者累旬。一日獨往聖堂恭誦日課。時已晚。堂門閉矣。童於門外誦經。轉瞬間見大光降自天。挺直如柱。行走抵病婦屋上。童異之。急將日課誦畢。回至病婦家。將入房。聞言語聲。退問傭婦。何人在房。傭婦曰。頃見大光入室。卽聞病人言語。未見他人。正訊問間。語聲忽止。光亦息滅。童入房間。病婦與何人語。對曰。頃有天神來報終期。幸哉。予久望斯日。今得見之。代予謝主可也。未幾果終。

天神接魂歸天

路加經第十六章載。蓋日祿死後。天神引其靈魂。至亞巴耶懷中。竊意聖經此語。非記偶然之事。乃記日常有之事也。何以言之。曰。善人在世。積德立功。忍

苦不知凡幾。其護守天神。日與周旋。隨在照料。用心亦云良苦。善人一旦脫軀。上升天國。何異忠臣義士。久戰沙場。大功成而榮登廷陞。邀君上之褒嘉。其在朝之臣。當必同伸慶賀。踴躍趨迎。或者世上廷臣。易生嫉忌。而天神則不然。多一人升天。卽多一人榮主。多一人榮主。卽天神之快意益增。職是故也。或善人將至天。而天神迎之。或善人未去世。而天神降下接之。情意殷渥。出自至愛。非言語所能盡述者。

聖女加大利納西能人。積德立功。爲衆人先。其鄰有良家婦。名西米雅。亦賢婦人也。時至半夜。必起誦經數刻。聖女去世之前夕。西米雅將起誦經。夢見一美童子。約八九歲。來告曰。汝稍待。將有所見焉。婦曰。我當速起。因明日爲主日。將先事烹調。預備早膳。然後到堂望彌撒。童子曰。否。稍待。毋躁焉。俄頃。見一大堂。

規模洪敞。都麗殊恒。堂之深處。有一斗室。以純銀製成者。雕刻極精。室門緊閉。又有一童子。携梯倚室。登上啟門。則見一美女子出。衣裳皆天寶石鑲成。首戴花冠三重。一係飾金。一係飾銀。一係飾寶石。童子曰。汝不識此女乎。西米雅細辨之。則聖女加大利納也。然變老爲幼。已非平時容色。女笑謂二童曰。彼不識我矣。時有四童子。携一華座至。女曰。我將就而語之。于是行至婦前。謂曰。西米雅。汝不識我乎。我固加大利納也。婦嘆曰。吁。真我姆也。聖女曰。稍待。爾將見奇異事。一轉瞬間。聖女登華座。四童子舉以騰空。婦目送之。見上天啟一孔。天主坐寶座上。手執一書。聖女入天門。跪拜天主座前。天主慰曰。吾淨配來矣。命起。以手中書授之。聖女披視瞬息。見聖母出。亦趨前跪拜。聖母命起。并以口吻親聖女頰。示慈愛之意。在旁諸聖女。相見以禮。尋不見。西米雅醒後。已日上三竿。

亟將生肉置釜中。燃火而往堂內。與祭畢。自忖菜蔬未煮。兒輩必不耐其遲。將奈何。詎至家而菜在鍋中。蒸蒸氣上。已熟矣。當婦出外時。閉門加鎖。並無他鑰。可開。故菜爲天神所烹無疑。午後。婦往聖女加大利納院中。擬將所見之事告之。詎甲者盈門。異常熱鬧。蓋聖女已去世矣。

聖斯德望掌修院有年。德聲遠布。人之就而正者。門庭若市。及死。院中人秘而不宣。蓋不欲外人齷至也。詎不旋踵。已有人到門言曰。聖人死矣。何不傳報外人。聞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宅有病孩一。奄奄垂危。結舌不能言。已數日矣。頃者忽啟口。謂其母曰。我見光梯一架。上依于天。下依左近修院。天神自上而下者。不知凡幾。來迎院長斯德望升天。予亦與之俱往。言畢。孩卽死。予以知聖人之靈。早已去世矣。

聖本篤一夕默禱窗前。夜深未睡。見大光自遠來。愈行愈近。所經之地。明亮如日中。及至窗下。聖人細視之。則羣天神擁日爾孟主教之魂。上升天國。本篤亟喚弟子名舍爾汪者。來觀此異。及至。已不及矣。本篤卽發人至加布主教署。訊知日爾孟果已去世。問其時。則本篤見魂之候也。

保祿與安當隱修二聖人也。安當奉天主命。往見保祿於山洞中。叙談妙理。相得益彰。比回。見保祿之魂。有天神護引升天。異常歡樂。

聖安當苦修于山峒中。嘗出峒至山頂。獨坐石上。默思聖道。無聊間。昂首一望。見一靈魂騰空直上。天神若干輩。排隊來迎。忻忻色喜。聖人欲知爲何人之魂。聞空中發聲曰。此盎蒙之魂也。生前隱修于尼德利曠野。今榮升天國。

天神辣法額爾事

古聖多俾亞以白金若干。借與嚙白祿。立有約據。多病且劇。命子亦名多俾亞。持約往索。以爲度日之資。子以不知路途。答父曰。毋恐。汝往街市中。聞有識此路者。卽僱之來。與汝偕往可也。子如命出。時天神辣法額爾作行人狀。閒立道旁。與多子相接數語。意氣遽投。遂卽日登程。匆匆前往。家中一小犬亦隨之。闕一日。去鄉已遠。多濯足河濱。見鰲魚一尾。猛然出水。張口作欲吞狀。多懼。大聲疾呼。冀人援救。天神曰。勿驚。執魚腮而拖至岸上。將有大用焉。多如命拖之。果起。天神命剖取心肺膽三事。藏之篋內。肉則盪漬之。作途中食物。次日。多問魚之心肺與膽。行將焉用。天神曰。心若肺。舉火燒之。其烟逐鬼。不敢復來。膽則開人瞽目。點於睛。翳障自下。行至第六日。多問今夕宿何地。天神曰。前有同教名辣額者。祇生一女。名撒臘。配汝宜也。多曰。聞撒臘已嫁七人。俱于第一夜。被厲

魔致死。若我亦遭此害。我父母聞報後。不將悲傷死乎。天神曰。我明語汝。凡娶婦。不存好意。不合正規。天主或准其被害。汝則蒙主洪恩。不在此類。毋懼焉。與撒臘配後。須守身三日。誦經祈主。第一夜將鰲魚心肺。入火熏燒。從前作祟之魔。必然逃避。不敢復來。第二夜汝二人誦經時。蒙主大恩。將與先祖通功。道同義合。第三夜。求主賜恩。降福生子。又賜汝二人偕老平安。三日之後。當念生子。所以事主。思無邪慾。乃可。語際。已至辣額家。辣額知係同教人。趨迎入座。繼見多俾亞。端雅逾恒。私語其婦曰。此人面貌。髣髴吾家親戚。遂問所從來。答曰。自尼尼物來。辣額曰。舍親多俾亞。必能認識。天神云。多俾亞。卽乃父也。辣額聞言大喜。扶多感泣。時辣額之婦。携女撒臘。亦在旁邊。辣額命治餚相待。多曰。先求賜惠。願爲門下婿。辣額駭然色變。憶七婿被害事。躊躇不敢答。天神從旁勸云。

婚姻大事。乃上主命定者。前日天主不准七人成婚。正欲留爲此人耳。辣額聆此數言。如夢忽醒。歡然首肯曰。遵禮成婚。固吾之願也。是夕。卽按教規行禮畢。闔宅歡娛。盛筵公宴。將徹。母携女進房。撒臘憶前日事。涕淚交流。母乃慰之。辣額亦送新婿入房。多取魚之心肺。燒於爐中。前日作祟之魔。頃刻遠逃。是夕。兩人誦經。祈主通宵達旦。後二夜亦如之。次早辣額命宰二犢四羊。大設喜筵。會集親友。岳父母囑新婿暫停行路。最少留半月。多謂天神云。岳家再四固留。萬難遠別。然恐至期不返。吾父懸念必深。煩兄帶牲口僕人。代往嚙白祿家。索取宿欠。併邀嚙同來一會。庶可速我歸期。天神允焉。遂以駱駝二頭。僕人四名。隨往嚙白祿家。嚙一見手書。卽交銀兩。天神以多俾亞婚事告之。嚙踴躍歡騰。乘駝趨至。適辣額家會讌尙未坐席。多遠見客來。恭迎入座。歡飲而散。辣額屢將

新婿強留。欲先遣一人回家報信。多情詞愈迫。言父母之心。惟我知之。倚門倚閭。一日相思。勝於一月。因固辭之。辣額見勢難少緩。允其携女同歸。在途十有一日。始至沙拉地方。須再歷旬餘。方到尼尼物城。天神向多云。吾弟竟忘父母挂懷乎。新婦與家人重載難行。聽其隨後。我兩人何妨先去。多從命卽行。天神云。毋忘魚膽。此去卽有大用。多取膽。告新婦及家人先去之故。遂疾馳而進。多母無日不至城外。望子回家。某日登一高坡。凝眸遙望。遠見二客同來。張眼矚之。及面貌已明。趨至家中。告其夫云。兒已到矣。吾已親見之矣。天神語多云。汝想見父母。迫於星火。然到家後。必先敬拜上主。然後拜二親。乘爾父垂愛之時。卽將魚膽抹其兩眼。賴主大恩。開瞽復明。此時汝父知汝無恙。親見汝容。甚樂焉。多遵天神言。入內先謝主恩。俟父親坐定。匍匐入懷。用魚膽抹其眼。卽裂白

皮一層。輕輕取下。兩目復明。闔宅歡忻無似。老多俾亞云。蒙主仁慈。今日免我罪罰。賜我復見吾兒。實喜出望外。乃連七日譙會。老多俾亞呼其子曰。伴汝同行之聖人。何以報之。多云。依兒愚見。別無報謝之法。惟請其收受貲財一半。庶可稍表寸心。父子議定。卽密向天神。陳此謝悃。天神請二人至僻靜處。正色曰。我明告汝。凡人誦經守齋。力行哀矜。最有大益。其功效之顯著者。能免未來之凶。能寬已犯之罪。能償犯罪之罰。人肯以微物哀矜同類。上主必大哀矜以報之。且將以永福酬之。若人不積功德。徒增罪孽。其自害身靈。比仇讐之害。更爲深重。汝老多俾亞往者含淚嗚咽。誦經祈主。不顧枵腹。不辭力憊身疲。埋屍送葬。種種善功。予皆代陳於主前。天主鑒汝大德。以苦煉功。俾能增德。主遣我來此。開汝之瞽。成汝子之婚姻。然我非人也。予乃近侍上主前。七天神之一。予名

辣法額爾多俾亞父子聆言驚倒。天神云。勿驚。我到汝家。係凜遵主命而來。汝等敬謝主恩可也。我純神無質。不藉水穀以生。惟享上主神恩。保全性命。今當回我本所。復命於上主。汝等宜廣揚休命。咸使聞知。語甫終。形聲俱泯。絕無踪影。多俾亞俯身伏地。舌結心慌。默不能言者計三時。蓋至是始知爲天神。而感激之忱。鏤心銘骨也。

敬天神善法

聖教中著述家。論敬禮天神之法。不勝枚舉。茲以易曉而易行者。畧述於左。一曰。祈求天神。常在人側。常願助人。此一定不易之理也。然天神亦願人屢屢求之。則其心更快。其助更力。其佑更勤。譬如爲父師者。孰不愛其子弟。然必俟子弟請業請益。而後喜致其導引之功。至於天神亦然。不拘何事。如祈禱。作工。理

事。被誘。遇難等。皆當先求天神助佑。然後安心。二曰清潔。人有聖寵在心。其靈美麗至極。不可以言語形容。天神護守人靈。親愛如兄弟。隨在經心。時常伸佑。若靈魂有大罪。則醜惡逾恒。天神不忍觀。亦不屑觀。暗切殷憂。時思挽救。而其心之悲痛實深。故欲悅天神之心。當自保其貞潔。不特淫行不敢作。凡獲罪天主之事。皆當遠避如仇。三曰和睦。天神九品。彼此和愛如一人。故和爲天神之德。不和則大拂其情。聖伯爾納多有云。貞節。神貧。虔祈。誠意。皆天神所悅。而和愛尤爲天神所切望于世人者。四曰作工。聖伯爾納多云。人不勤操作。勿望天神默助。昔耶穌降誕後。天神往報牧童。不報該方士庶。此何以故。牧童守夜。勤也。其餘士庶。偃息在牀。惟安是好。安能蒙主奇恩。據是以思。欲愜天神之意。當各行其所司。况逸爲萬惡之根。有是根。卽有他惡。天神痛絕之甚。又安望其喜。

悅而助乎。五曰知恩。昔辣法額爾天神。護多俾亞遠行。一路受恩無算。及歸。多俾亞備述其事。問於父曰。斯人之恩。將如何報謝之。夫辣法額爾佑多俾亞。惟在數旬間耳。吾人受天神護守之恩。不特在數日數月間。然自生至死。未嘗或間。吾人報謝之心。宜如何誠切哉。六曰恭敬。天神美妙至極。愛我最誠。以理推之。人當愛之如兄。敬之如君。聽之如師。傳事之如長上。因天神常在我側。故不苟言。不苟笑。更不敢妄作妄爲。貽天神感。雖幽居獨處之時。無人觀望。然天神常在。能不存莫見莫顯之心哉。每日誦經少許。特敬天神。七日中。選定一日。爲敬天神之日。凡逢敬天神之事。尤當踴躍承行。以示感戴之意。如是則天神之陰佑必周。無待言矣。

聖伯多祿達米盎曰。爲惡之儔。人且惡之。况天神爲清潔無瑕者乎。戒之哉。慎

勿自污身魂。致護汝之天神。反怨汝于天主前也。聖伯爾納多曰。天神如執友。然接之宜密。思之宜屢。求之宜虔。蓋天神常侍人側。有難則慰藉人。無舍棄之時。聖奧斯定曰。天神侍我也。故當敬之。惠我故懷之。護我故恃之。聖伯爾納多曰。譬如富家子。年幼無知。父必使師保隨之。以免灾生意外。天主。父也。世人愚昧。如孩提也。天主使天神隨侍世人。不離左右。其爲恩宜何如報謝哉。天神愛人至此。宜如何還愛哉。真福勃爾格孟。生平極敬天神。凡遇人于途。每默念其天神。心中陰肅。然後接語。或不止足而行。

聖方濟各初至印度。先求天主及護守該處之天神。然後至主教署。面商教務。其所以教化大行者。天神與有功也。真福亞爾方驤。敬天神最虔。擇二十四天神。爲終日主保。晝夜二十四鐘。每鐘各有一天神爲主保。聞鐘聲則誦經若干。

句。肅然起敬。不特日間如是。卽夜時就寢。亦若有喚之醒者。故每鐘稍覺。默禱瞬息。然後睡。其獲益之多。觀其行實可知。真福伯多祿華勃爾。每逢瞻禮二日。必加意敬天神。日夜誦經一二句。從心所發。信口成章。凡入一市。進一村。必求該處護守天神。然後行事。賢士勞德利格。晝夜廿四鐘。每鐘擇一天神爲主保。屆時誦經一二句。示其恃賴之誠。又真福華勃爾。足跡遍歐洲。勸善闢邪。日無晷刻。所化異教人。不勝數計。迹其所以致此。每遇瞻禮二日。特敬護守天神。久跪誦經。默祝移時。凡入一鎮。進一境。必先加誦經文。虔求該處護守天神。然後向衆宣道。或辦理教事。于是得于心者。應于事。天神陰助之功。無微不至。

24
404.444
71

404.444

(7)